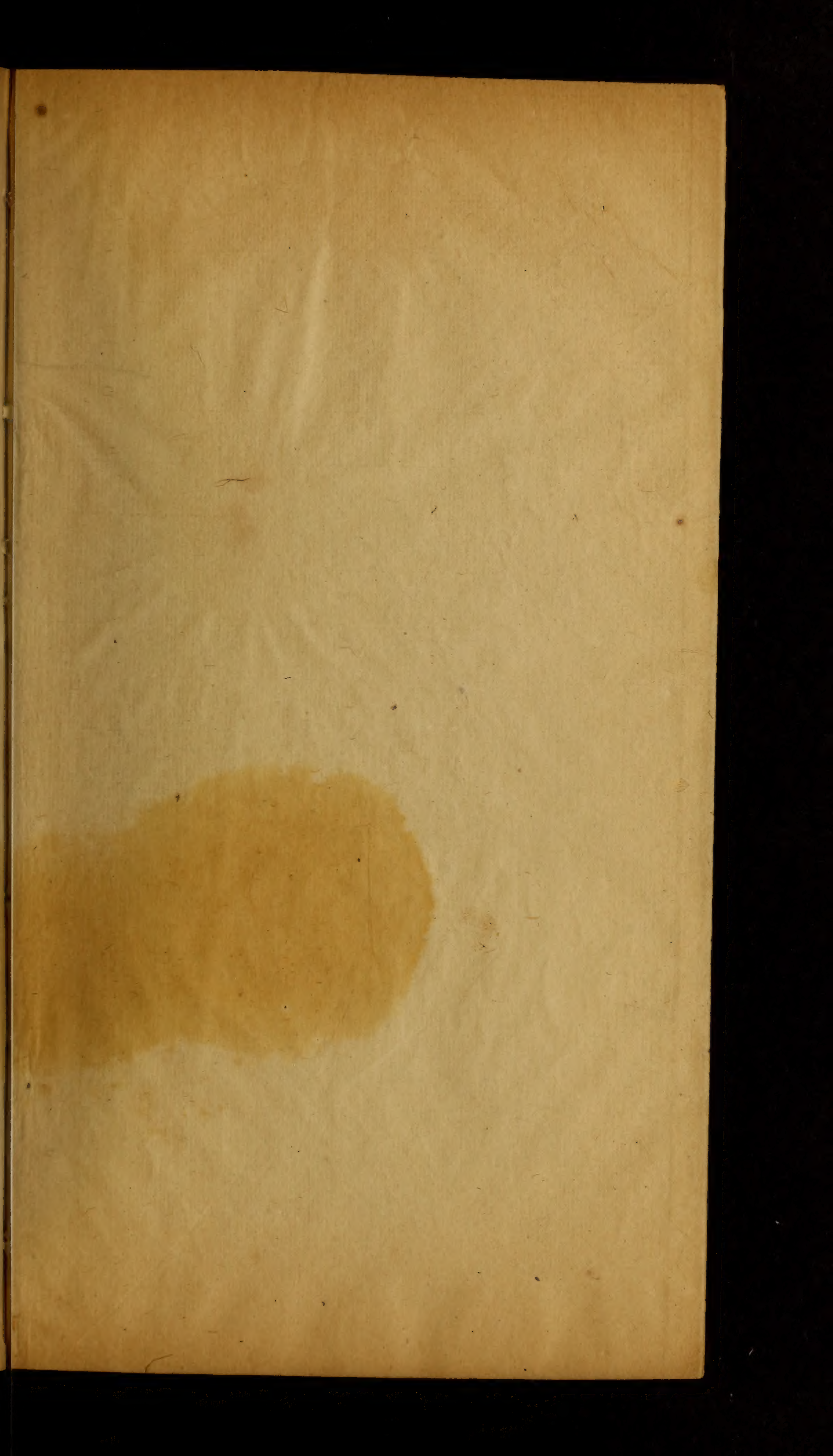


廷推爲明季弊政前已具論之孫如游以講幄舊恩熹宗特爲簡用即未必遂稱得人之選而命相出自朝廷實事當而理正乃當時言路輒以其不由推舉妄肆詆譏交章論劾必欲去之而後已如游亦遂杌隉不安屢疏乞退熹宗竟付之無可如何是廷臣直

明

熹宗皇帝

辛酉天啟元年。春二月。遼陽有數日並出。

閏月。孫如游罷。

如游入閣。言者詆其不由廷推。交章論列。如游亦屢乞去。帝輒慰留。至是疏十四上。乃許之。後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恭。

三月。我

大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畧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字宇衡。沁水人等死之。

應泰議三路出師。復清河。撫順。未行。我

忘馭貴之權當操之自上公然把持挾制爭搆猜猜朝綱倒置至此不亡何待

大清兵已薄瀋陽。總兵賀世賢等。嬰城固守。

大軍奮勇縱擊。城外兵七萬人皆潰。世賢戰死。總兵尤世功。參將夏國卿。張綱。知州段展。同知陳輔。皆死。世功。榆林衛人。城遂拔。總兵陳策。李秉誠等。聞警赴援。

大兵分路擊敗之。策死焉。秉誠等遁去。策與總兵童仲揆赴援時。次渾河。聞世賢敗沒。欲旋師。遊擊周敦吉不可。乃與副將戚金。參將張名世。吳文傑。都司袁見龍。鄧起龍。石砫都司秦邦屏。守備雷安民等皆死焉。石砫。四川土司。今屬夔州府。

大兵乘勝直趨遼陽。應泰撤奉集威寧諸軍。并力守禦。引水注壕。沿濠列火器。兵環四面。

大兵掘城西閘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總兵梁仲善陣亡。侯世祿。姜弼。皆負重傷。潰圍出。遂渡濠薄城。應泰與銓等。分陴

固守。我

大淸左四旗兵先登城。城中拒戰達旦。守城官牛維曜高出等俱縋城遁。城中大亂。翌旦。右四旗兵亦登城。應泰居城北鎭遠樓。知事不濟。太息謂銓曰。吾當死于此。公無城守責。宜急去退保河西。時以遼河之東爲河東。遼河之西爲河西。圖後舉。銓不可。應泰遂佩劍印。自經死。婦弟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悉屍大慟。縱火焚樓死。銓被執。諭之降。不屈。令還署。北向拜闕。遙辭父母。乃縊死。我

大淸命禮葬之。副使何廷魁。懷印綬。率其妾高氏金氏投井死。婢僕從者六人。僉事崔儒秀。戎服自經于都司署。轉餉同知陳輔堯。段展。及都司徐國全。皆自剄死。何廷魁。字汝謙。大同人。崔儒秀。字微初。陝州人。陳輔堯。揚州人。段展。涇陽人。遼陽既下。遼東之三河等五十寨。及河

東大小七十餘城皆望風降。時沿海居民奔竄者皆航海走山東。其不能達者棲止各島間。援遼都司毛文龍率師至皮島。島在登萊大海。謂之東江。地廣衍有險可恃。文龍招集逃民爲兵。分布哨船。聯接登州爲犄角計。朝議是之。授文龍參將。文龍仁和人。

夏五月壬申朔日食。

以王化貞諸城人。巡撫廣寧。

化貞前以參議分守廣寧。頗得西部心。及遼瀋繼失。廷議推化貞爲巡撫。時廣寧止孱卒千餘。化貞招集散亡。復得萬人。激厲士民。聯絡西部。人心稍定。然化貞素無大略。不習兵事。欲恃西部爲援。遂以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諸鎮入衛兵可止。時謂其才可倚。議悉從之。

立皇后張氏。祥符人。

明事至熹宗勢已一蹶不振況復身親賤伎欲與工匠爭工其為客魏竊柄實由自取但自古閹奴乘隙為奸亦自師承有本如秦趙高俟二世燕樂從令李斯奏事以激其怒唐仇士良教其黨云天子不可令

太監魏忠賢（卽魏進忠賜名）矯詔殺司禮太監王安。忠賢與客氏忌安持正。嗾給事中霍維華（東光人）劾之。矯旨充南海子淨軍。絕食三日不死。遂撲殺之。客氏淫而狠。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忍陰毒。好諛。帝深信之。兩人愈相結。用司禮監王體乾（昌平州人）及李永貞（通州人）石元雅涂文輔等為腹心。凡章奏。永貞等先閱視。鈐識窾要。白忠賢議可否。然後行。（帝性機巧。好親斧鋸椎鑿髹漆之事。每引繩削墨。忠賢輒奏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忠賢因得擅威福。）

六月。起熊廷弼經略遼東。以張鶴鳴（字元平。潁水人。）為兵部尚書。初廷弼雖罷。帝念其守遼功。仍議起用。及瀋陽遼陽繼失。京師大震。劉一燝曰。使廷弼在。當不至此。帝乃貶馮

常閒宜娛其耳目無暇及他事然後吾謀可以得志觀忠賢故智前後如出一轍可見宵小肺腸不謀而合無如昏庸者明知覆轍而蹈之

三元等而削姚宗文籍召廷弼于家廷弼至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兵列壘三岔河亦曰三汊河在奉天府海城縣西南遼河至此合太子河入海即古遼澤也上天津登萊各置舟師設登萊巡撫如天津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以一事權遂命廷弼駐山海關經略軍務賜尚方劍及行四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先是王化貞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置參將守備分守諸要害議已上廷弼謂今日但當固守廣寧不宜分兵防河兵分則力弱倘一營不支則諸營皆潰又焉能守化貞議遂不行愠甚盡委軍事于廷弼廷弼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機宜由是經撫不和廷弼又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與登

萊聲息相通乞給臣空名劄付百道募山東礦徒有能結聚五百人以上者即署守備都司如此則一二萬勁兵可立致帝即從之未幾我

大清鎮江（注見前）守將陳良策潛通于毛文龍文龍遂引兵取其城王化貞遽以大捷奏舉朝皆喜亟命發天津登萊水師二萬援文龍化貞督廣寧軍四萬進據河上合諸蒙古軍乘機進取廷弼遺書中朝言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時朝士方以鎮江為奇捷聞廷弼言多不服而化貞再疏請出師且言勢在必克兵部尚書張鶴鳴深以為然奏言時不可失請令廷弼進駐廣寧薊遼總督王象乾（注見前）移

鎮山海。化貞即渡河進師。廷弼不得已。出關次右屯。明置廣寧右屯衛。今廢。故城在錦州府錦縣東南。化貞無功而還。化貞爲人騃而愎。妄意降將李永芳可倚爲內應。又信西部言。許助兵四十萬。遂欲以不戰取全勝。一切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務爲大言以罔中朝。尚書鶴鳴深信之。所請無不允。而于廷弼奏。輒從中阻格。廷弼憤甚。抗疏言臣有經略名而無其實。遼左事。惟樞臣與撫臣共爲之。鶴鳴益恨。當是時。廷弼主守。力言永芳必不可信。西部必不可恃。而化貞一切反之。絕口不言守。且謂仲秋之月。可高枕而聽捷音。已而廣寧人見河冰合。紛傳兵至。奔竄四出。化貞乃始議守。而鶴鳴請勅廷弼出關策應。廷弼上言。樞臣第知經略一出。足鎮人心。而不知徒手之經略一出。其動搖人心更甚。言甚切至。鶴鳴促之。廷弼乃議以重兵內護廣寧。令劉渠守鎮武。祁秉忠守閭陽。羅一貫守西平而已。復出關駐右屯。鎮武。堡名。在廣寧縣東。閭陽。城名。在廣寧縣西南。金元時置縣于此。明廢。今爲驛。西平亦堡名。在鎮武東。羅一貫。甘州衛人。

秋九月。葬慶陵。在昌平州。天壽山西峯之右。

謚曰貞皇帝。廟號光宗。

明史贊曰。光宗潛德久彰。海內屬望。而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搆爭。黨禍益熾。可哀也夫。

四川永寧（注見前。）土司奢崇明反。

永寧奢氏。自洪武後世爲宣撫司傳至奢崇周無子。崇明以疎屬襲。外恭內陰鷙。其子寅。尤驍桀好亂。時朝廷方遣官募川兵援遼。崇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樊龍張彤等。領兵詣重慶。巡撫徐可求（衢州西安人。）議汰其老弱。龍等遂反。殺可求。及道府總兵官二十餘人。據重慶。分兵攻合江納溪。破瀘州。陷遵義興文（故九絲蠻地。萬歷中置縣。事見前。）知縣張振德（字季修。崑山人。）死之。崇明統所部與徼外雜蠻。凡數萬。播州遺孽。及諸亡命奸人。蠭起附之。全蜀震動。乃進

圍成都。僞號大梁。設丞相以下官。左布政使朱燮元字懋仲。浙江山陰人。將入覲。蜀王以亂。留治軍事。燮元急趣近道兵赴援。借右布政使周著南昌人。按察使林宰漳浦人。等分陴固守。賊攻城急。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又潛納其黨城中為內應。燮元捕獲之。斬二百餘人。又命死士突出。斬三賊帥。焚其樓。賊少懾。已而援兵漸集。石砫女土官秦良玉。忠州人。嫁宣撫使馬千乘。千乘死。代領其衆。先遣其弟民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自統精兵。鼓行而西。復新都。他路援兵。亦連勝賊。然賊亦日益增。忽有賊數千。自林中大譟而出。擁物如大舟。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旗。巾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旁翼兩雲樓。曳以牛。俯瞰城中。城中人皆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乃用巨木為樓關。轉索發礮。飛千鈞石擊之。又以大礮擊牛。牛返走。賊大敗去。相持百餘日。會賊

將羅乾象遣人輸欵願殺賊自效夔元許之令誘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乾象即于是夜縱火焚營賊兵亂崇明父子倉皇走瀘州乾象以衆來歸成都圍解以下事俱在明年夔元亦已授四川巡撫帥師追崇明乘勢復州縣衛所四十餘惟樊龍扼重慶不下夔元督良玉等奪二郎關在重慶府巴縣西北據其險佛圖關在巴縣西即李嚴欲盤通涪汶二江處亦爲總兵杜文煥所破諸將追重慶而軍城中乏食夔元以計擒樊龍殺之張彤亦爲亂兵所戮遂復重慶瀘州尋亦復

冬十二月罷吏部尚書周嘉謨

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爲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舉及嘉

謨爲尚書。大起廢籍。向稱三黨之魁者。漸自引去。惡霍維華傾狡。出之外。魏忠賢怒。嗾給事中孫杰（錢塘人）劾嘉謨受劉一燝屬。爲王安報仇。嘉謨遂罷歸。

壬戌二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取西平堡。王化貞棄廣寧。與熊廷弼走入關。

先是。化貞凡五出師。輒引還。（八。九。十月。皆一出。十一月。則再出。李永芳不應。西部亦不至。）廷弼乞勅化貞愼重舉止。化貞上言。臣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時葉向高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少卿何喬遠（字穉孝。晉江人。）御史江秉謙（字兆豫。歙人。）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等。與廷弼合。餘皆右化貞。令毋受廷弼節制。廷弼抗疏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遘事機難處之

會。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鬬。恃有閣臣。今無望矣。帝令羣臣議兩人去留。時中外俱知經撫不和。必誤封疆大事。而張鶴鳴篤信化貞。請撤廷弼他用。帝不從。責再議。議未上。而我

大清兵已西渡遼河。攻西平堡。招副將羅一貫降。不從。布梯楯進攻克之。一貫死。會化貞遣遊擊孫得功。參將祖大壽。合總兵祁秉忠赴援。廷弼亦檄總兵劉渠會師前進。與

大清兵遇。乘機急戰。

大兵飛馳突入奮射衝擊得功遽奔呼曰兵敗矣諸軍皆走

大兵追擊至平陽橋渠秉忠及副將劉徵參將黑雲龍等皆死之全軍盡沒大壽走覺華島得功請降得功素爲化貞心腹及是欲生縛化貞以爲功時

大清兵頓沙嶺在廣寧縣東未進得功揚言兵已薄城居民驚竄參政高邦佐字以道襄陽人禁之不能止化貞方闔署理軍書不知也參將江朝棟排闥入大呼曰事急矣請公速去化貞莫知所爲朝棟掖之出上馬僕二人徒步從遂棄廣寧踉蹌西走先是廷弼已離右屯次閭陽驛聞敗參議邢愼言益都人請馳救爲僉事韓初命所阻遂退還

及是。與化貞遇大凌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如何。化貞慚。議守寧遠。前。注見及前屯。明以元瑞州置廣寧前屯衛。今廢。故城在寧遠州西南。廷弼曰已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乃以已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爲殿。盡焚積聚。與副使高出萊陽人。胡嘉棟西華人。等先後入關。獨邦佐留松山。自經死。我

大清兵入廣寧。凡四十餘城。皆下。遂進克義州而還。敗聞至京師。鶴鳴懼罪。因自請視師。給事中侯震暘字得一。嘉定人。少卿馮從吾字仲好。長興人。董應舉字崇相。閩人。何喬遠請並逮廷弼。化貞。以伸國法。獄具。二人並論死。鶴鳴尋亦罷歸。

二月。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反。

邦彥水西宣慰使安堯臣族子。堯臣死。子位幼。位母奢社輝攝事。社輝奢崇明女弟也。嘗與崇明子寅爭地相仇。而邦彥素懷異志。與崇明合。及崇明反。或傳其已陷成都。邦彥遂挾位以叛。爲崇明聲援。自稱羅甸大王。率兵首襲畢節。明衛。今爲縣。屬貴州大定府。陷之。諸部頭目蠭起爲助。乃分兵西破安順。注見霑益。元州。今屬雲南曲靖府。東下甕安。明縣。今屬貴州平越府。偏橋。明長官司。今屬貴州鎮遠府。而邦彥自統水西軍渡陸廣河。在貴陽府修文縣境。其上源出安順府。曰滴澄河。下流入遵義府。爲烏江。直趨貴陽。當是時。永寧未平。水西復起。貴陽城中藩臬守令咸入覲。巡撫李檼字長孺。鄞人。方受代。已乞休得請。聞變。與巡按御史史永安武定人。提學僉事劉錫元長洲人。悉力拒守。學官及諸生亦

督民兵分堞以守。賊攻不能克。則沿巖置柵。斷城中出入。鎮將張永芳率兵二萬赴援。隔龍里法見前。不得進。諸將馬一龍。白身强。皆戰歿。外援遂絕。賊攻城益急。城中糧盡。人相食。先食糠覈草木敗革皆盡。遂食死人肉。後乃生食人。至親屬相啖。里居叅政潘潤民一女被食。知縣周思稷。至自殺以饗軍。而死守不遺餘力。中朝方亟遼事。不能顧。久之。新撫王三善。字彭伯。永城人。始分兵三道進。奪龍里城。擊殺安邦俊。水西別部頭目。與邦彥同反者。邦彥駭走。遂乘勝抵貴陽城下。先以五騎傳呼曰。新撫至矣。舉城懽呼更生。貴陽被圍十餘月。城中戶十餘萬。至是僅存二百人。而孤城卒全。皆橒及永安錫元功也。時議與朱燮元之守成都並稱焉。

以孫承宗（字稚繩。高陽人。）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承宗以知兵名。廣寧旣失。東事益急。遂進大學士。又從御史左光斗請。命承宗以閣臣理兵部。承宗疏言。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將備邊。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此極弊也。今當重將權。擇沈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如唐任李郭。自辟置偏裨以下。邊事小勝小敗。皆不必問。要使守關無闌入。而徐爲恢復計。因列上撫西部。恤遼民。減京軍。增永平大將。修薊鎮亭障。開京東屯田數事。帝嘉納焉。

三月。劉一燝罷。

先是言官交章論沈漼。漼疑一燝主之。與魏忠賢比而齮一燝。及周嘉謨罷。一燝屢疏乞休。許之。葉向高言。客氏既出復入。一燝顧命大臣。乃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于與奚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不納。先是。客氏已遣出宮。帝思念不食。遂宣諭復入。給事中侯震暘上言。禮有慈母猶恩以義絕。況么麼里婦。何可出而復入。宮闈禁地。內外鉤連。借叢煬竈。有不忍言者。昔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搆曹節王甫之變。禍貽宗社。良可寒心。帝不省。故向高以為言。一燝後坐誤用熊廷弼削籍。崇禎初復官。至八年卒。贈少師。福王時追謚文端。

舉內操。

魏忠賢勸帝選武閹鍊火器。又日引帝為倡優聲伎狗馬射獵。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御史江秉謙等。劾沈漼交通閹人。弄兵大內。中旨切責。侯震暘黃尊素。字眞長。餘姚人。

等先後疏諫。皆不聽。明年。丙操演至萬人。衷甲出入。鉦鼓喧震內外。

夏四月禮部尚書孫愼行。追論前輔方從哲進紅丸罪。

愼行召爲禮部尚書。既至。即追劾李可灼進紅丸事。斥從哲爲弑逆。疏言。可灼紅丸。乃首輔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即自殺。春秋猶書之爲弑。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是誠何心。許世子以死愛父。猶不能自明。從哲之愛先帝。于何處明乎。臣以爲從哲縱無弑之心。卻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恐百尸無能爲天下萬世解也。從哲久居京師。近習多爲之地。愼行疏上。帝以舊輔素愼。事係傳聞。下廷臣集議。都御史鄒元標主愼行疏。從哲奏辨。自請削官階。投四裔。帝慰諭之。給事中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以九卿議久稽。趣之。時議者一百

十有餘人紛紛俱欲罪從哲獨刑部尚書黃克纘字紹夫晉江人及給事中汪慶百等數人右之希內廷意也于是大學士韓爌進藥始末尚書張問達等合奏言慎行論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及先帝召見乾清宮輔臣與臣等言俱慎重未敢決及宣臣等入宮先帝問可灼安在可灼至進紅丸少頃復進一丸先帝服藥微汗身溫熱就寢臣等所共聞見輔臣視皇考疾急遽倉皇弒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醫知脉者以藥嘗試先帝龍馭即上昇非但從哲未能止臣等亦未能止均有罪焉乃從哲反賚可灼及御史王安舜有言先止罰俸繼令養疾失之太輕何以慰皇

考服中外宜如從哲請削其官階爲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容誅而崔文昇當皇考哀感時妄進大黃涼藥罪又在可灼上法皆宜顯戮以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文昇放南京而從哲不罪未幾慎行引疾去

大雨雹

御史周宗建謂陰盛陽衰之徵疏陳四事一攻大學士沈㴶一請寬建言廢黜諸臣一言熊廷弼已有成獄不當因此羅織朝士一專詆魏忠賢言忠賢目不識丁陰賊險狠陛下用人行政一切墮于其術恐離間之漸將起于蠅營讒搆之釁必生于長舌忠賢見疏恨刺骨

五月有星隨日晝見

主森以邪術倡教廣聚妖徒蔓延數省實爲地方大害即當嚴急窮治以永靖根株乃森既擒鞠有司倘令其倖逃三尺而其子及徒黨又得僥倖寬縱遂致遺孽復滋敢于盜弄潢池所至屢遭殘破總由政刑叢脞匪徒無所畏懲而妖賊横行蓋亦亡徵之先見耳

山東白蓮賊徐鴻儒作亂。

初。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森嘗救一妖狐。狐斷尾。令藏之招人。人聞異香。多歸之。附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及陝西。四川。後森爲有司所擒。斃于獄。其子好賢。及鉅野徐鴻儒。武邑于宏志輩。踵其教。徒黨益衆。至是好賢見遼東盡失。四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約是年中秋並起兵。會謀洩。鴻儒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爲識。遂陷鄆城。俄復陷鄒。滕。嶧。三縣。鄒縣五經博士孟承光字永觀。亞聖裔。被執不屈死。滕縣知縣姬文允字士昌。華州人。視事甫三日。城破。登堂自經死。以印畀小吏魏顯照及家僮李守務。賊掠顯照索印。顯照潛授

（其父而與守務並罵賊死）時承平久郡縣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兵巡撫趙彥（膚施人）練民兵增諸要地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以備征調薦起故大同總兵官楊肇基統山東軍討賊賊乘肇基未至襲兗州爲滋陽知縣楊炳及都司楊國棟所敗已而犯夏鎮韓莊刦掠漕艘官軍連破之運道始通賊又攻曲阜知縣孔聞禮率民兵拒守賊不能克引去時賊精銳聚鄒滕閒彥欲攻鄒縣副使徐從治（字仲華海鹽人）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擣其中堅兩城可圖也彥乃與肇基令游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擊賊精銳殲而殪之嶧山遂圍鄒大小數十戰城未下乃令天津僉事來斯行（蕭山人）及國棟乘閒復滕縣國棟又大破

賊沙河。乃築長圍困之。賊食盡。其黨皆出降。鴻儒單騎走。擒之送京師。磔于市。鴻儒臨刑歎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年。徒黨不下二百萬。事不成。天也。鴻儒舉事凡七月而滅。方鴻儒未滅時。于宏志亦起兵武邑應之。爲諸生葉廷珍所獲。王好賢亦捕得。皆伏誅。論平賊功。趙彥加兵部尚書。餘進秩有差。復以言官請。修復孟廟。恤孟氏子孫。

六月。以毛文龍爲平遼總兵官。

先是文龍襲取鎮江。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略熊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副總兵。累加左都督。至是掛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東江雖踞形勢。而文龍素無大略。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無事則鬻參販布爲業。有事亦罕得其用。

秋。七月。沈漼罷。

刑部尚書王紀（字維理。芮城人。）再疏劾㴶，比之蔡京。㴶亦劾紀庇熊廷弼獄。（廷弼薦遼陽佟卜年為監軍僉事。張鶴鳴行邊。以卜年嘗通李永芳。欲因以甚廷弼之罪。鎮撫司獄具。移刑部。紀與員外郎顧大章辨其誣。改輕比。故㴶劾之。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詔兩解之。未幾紀削籍去。葉向高言紀、㴶交攻，俱失大臣體。獨斥紀，如公論何。㴶不自安，乃引去。（自㴶首進募兵之說。締交閹寺。遂開內操。朝議惡之。歸後逾年卒。）

八月，以孫承宗經略薊遼。

初，廣寧既失，關外五城七十二堡悉為喀爾沁諸部所據。聲言助邊，實懷窺伺。經略王在晉（字明初。太倉州人。）與薊遼總督王象乾請給月糧，歲費百萬，又請築重關于八里鋪。（在山海關外。）設守兵四萬八。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字元素。東

莞人。以爲非策。白之葉向高。向高不能決。承宗請身往定之。乃馳詣關門。相度還奏。築重城。不若築寧遠要害。與覺華島相掎角。因言在晉不足任。自請督師。帝許之。賜尚方劍。御門臨遣。以寵其行。承宗既至關。定軍制。申明職守。以馬世龍字蒼元。寧夏人。爲總兵官。令遊擊祖大壽等守覺華島。副將趙率教。陝西人。守前屯。前後築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造鎧仗數百萬。開屯田五千頃。會我

大清兵不深入。而承宗防守嚴。亦不致敗。𠜱軍聲頗振。初。承宗之督師也。薦職方主事鹿善繼爲贊畫。薦監軍副使閻鳴泰爲遼東巡撫。帝皆從之。及至關。命善繼治軍儲。而以鳴泰無實畧。軍事多不與議。鳴泰怏怏求去。承宗亦引疾。帝乃罷鳴泰。諭留承宗。以張鳳翼爲巡撫。鳳翼怯。力主守關議。承宗不可。復出關抵寧遠。集將吏議所守。衆多如鳳翼指。獨崇煥善繼請守寧遠。承宗然之。議

都門非講學之地。朝官非講學之人。鄒元標等身列大僚。自當以政務爲重。顧猶循里居餘事。而于輦轂近地設絳分茅。皇皇壇坫。實非大臣所宜自處。無論招聚生徒。易涉黨援形迹

乃定。命大壽與工。崇煥及滿桂守之。承宗將圖大舉。請餉二十四萬。帝即命所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謀曰。餉足。渠即妄爲矣。故用文移往復緩之。師竟不果出。鹿善繼。字伯順。定興人。張鳳翼。代州人。滿桂。蒙古人。幼入中國。居宣府。

九月。增田賦。

時增州縣兵。計畝加餉。從御史馮英請也。

封弟由檢爲信王。即莊烈帝。

冬。十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罷。

初。神宗時。元標。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垂數十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同官都察院。乃共建首善書院于京師。御史周宗建董其事。大學士葉向高爲之記。朝暇。與同志高攀龍等講學其中。名望日重。而諸不附東林者。咸忌之。會明

即擬之宋時四大書院遺意人地亦迥不相侔豈非循名而失其實乎在羣小憎其伉直借此生風乃爲攻訐甚至燬及先師木主其奸邪固不足責然元標等不從黃尊素之言致鼠輩得藉爲口實貽禍清流自檢亦已疎矣

年。當京察。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曹州人。郭興治慮爲元標所黜。童蒙乃首劾之。以講學爲門戶。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復繼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政。傳旨。謂宋室之亡。由于講學。將加嚴譴。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葉向高亦力爲解。且乞同去。乃得溫旨。而興治復力攻。比元標于山東妖賊。元標從吾遂並引歸。先是書院方建。御史黃尊素謂元標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于前矣。階。謂徐元標不能用。及是尊素言果驗。元標。從吾既歸。羣小孽碎其碑。暴于門外。先師木主。委棄路隅。經史典籍。盡被焚燬。而院獨存。後崇禎中。禮部尚書徐光啟。率西洋人湯若望等。借院修歷。署曰歷局。徐光啟。字子先。上海人。

癸亥三年。春正月。以顧秉謙崑山人。朱延禧聊城人。朱國楨字文寧。烏程人。魏廣微南樂人。允貞子。並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廷推閣臣首列孫愼行盛以宏字子寬。潼關衛人。皆不用。時魏忠賢用事。謀結外廷諸臣。秉謙廣微率先諂附。遂援二人入閣。時閣中已有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幾不容坐。秉謙廣微庸劣無恥。忠賢得爲羽翼。勢益張。而二人曲奉忠賢。儼如奴役。

紅毛夷即荷蘭。明史謂之和蘭。在西南海中。地近佛郎機。其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故又曰紅毛夷。據澎湖。島名。在今泉州府東海中。與金門所相對。宋史。泉州東有海島曰澎湖。煙火相望。卽其地也。

神宗末。紅毛夷侵奪臺灣地。在福建東南海中。古曰東番。今爲府。屬福建省治。築室耕田。久留不去。後又出據澎湖。犯漳州海澄。明縣。今屬漳州府。已復入廈門。在泉州府同安縣西南海中嘉禾嶼。有城。提督總兵官。分巡道及府同知

[illegible]時以宦官十道巡邊弊[illegible]仿效熹宗果欲洞悉邊事則于一切奏報虛心體察何慮為將帥所朦若中官出使方隅不過恣睢自肆其愛憎顛倒所言又豈可憑乃欲藉若輩為耳目謂可盡得邊情何異

同駐此。官軍禦却之。仍築城澎湖以居。已而巡撫南居益字思受。渭南人。請于朝發兵出擊。事在四年。迄數月。番人始揚帆去。而渠帥高文律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擒之。澎湖之警始熄。其據臺灣者自若也。明史外國傳荷蘭本國去中華絕遠華人未嘗至其所恃惟巨舟大礮舟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餘樹五桅桅下置二丈巨鐵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所稱紅夷礮即其製也桅後置照海鏡大徑數尺能照數百里云

遣中官刺邊事。

帝好察邊情。常遣中官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及魏忠賢竊柄。遣其黨劉朝等四十五人。賫甲仗弓矢。白金文綺。先後至山海關。頒賚將士。實覘軍也。孫承宗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不省。

使從者將命贊者導行乎
兄黎八竊柄方欲借兵事
以自賞遂威憙崇又從而
稱之以翼僎亦甚矣

三月。太白晝見。

夏。四月。朱國祚罷。

國祚在閣。素行清慎。事持大體。及是。十三疏乞休。遂許之。未幾。史繼偕亦致仕。先是。刑部尚書王紀。為魏忠賢所逐。國祚疏救。復具揭爭之。紀為禮部侍郎。嘗以事忤國祚者也。人以是稱國祚長者。歸後。家無餘貲。踰年卒。贈太傅。諡文恪。

五月。四川總督朱燮元克永寧。奢崇明走龍場。在四川敘永廳永寧縣東南。與貴州大定府畢節縣接界。今為營。有守備駐此。考此。又一龍場。非王守仁所謫之龍場驛也。驛已注前。

先是。川兵既克重慶。貴州兵亦復遵義。已而遵義再為賊所陷。推官馮鳳雛被殺。朝議加燮元兵部侍郎。為四川總督討賊。至是。燮元謀直取永寧。集將佐曰。我久不得志于賊者。我以分賊以合也。乃盡撤諸軍會長寧。注見

前。連破賊砦。與秦貢王合兵搏戰。賊大敗。遂入青崗坪。在敘永廳西亦曰青崗關抵城下。拔之。降賊二萬。副總兵秦衍祚等亦克遵義。崇明父子遁入舊藺州城。唐置州。宋廢。故城在今敘永廳東。尋為參將羅乾象所攻。克。賊勢益蹙。乃率餘衆走水西龍場。借兵安邦彥。邦彥遣二軍窺遵義。永寧。燮元敗走之。諸將乘勝。鏖入龍場。生擒崇明妻安氏。及其弟崇輝。斬獲萬計。崇明父子竄深箐得免。時燮元以永寧旣拔。蜀中已靖。遂不窮追。而貴州巡撫王三善。以崇明竄入水西。會師六萬進討。屢戰皆捷。遂渡渭河。在大定府黔西州北。東南流。會于陸廣河。直抵大方。即今大定府治。舊時安氏據為巢穴。入居安位第。位與其母社輝。走火灼。城名。在黔西州北。安邦彥匿織金。亦城名。在黔西州西

王三善進討者再雖連戰擢鋒軍聲頗振然亦僅其敗竄之餘易于奏績並非有勝算獨操況既薄賊巢益當乘勝掃除以清孽穴乃三善輒因屢捷生驕淹留日久而于邦彥等假息游魂竟爾置之不問致賊人得乘其退兵之際尾躡猖狂前功盡棄皆由輕敵老師坐取殞歿三善節雖可矜其咎固無可諉也

北地最深阻。皆不敢出。三善既連破賊。有輕敵心。謂賊不足平。駐大方久之。會糧盡。不得已退師。乃焚大方廬舍而東。事在明年。賊躡之。副總兵秦民屏參將王建中戰歿。三善遂爲降賊陳其愚所害。其愚者。賊腹心。先詐降。三善信之。令隨行。遇賊。其愚衝三善墜馬。三善大呼罵賊。遂遇害。監軍副使岳具仰。同知梁思泰。主事田景猷等四十人。皆死之。岳具仰。延安人。田景猷。貴州思南人。于是賊勢復張。

客氏魏忠賢殺光宗選侍趙氏。幽裕妃張氏于別宮殺之。客魏肆惡。慮妃嬪白其罪。矯旨賜趙選侍自盡。選侍以光宗賜物。列案上。西向禮佛。痛哭自經。幽裕妃別宮。絕其飲食。天雨。妃匍匐承檐溜飲之而死。皇后數于帝前。刺客魏過失。是年。后有娠。客氏以計墮之。帝用此乏嗣。又以帝郊祀日。掩殺帝

所寵馮貴人左右無敢言者范慧妃以讒失寵李成妃爲之乞憐客魏知之亦幽成妃別宮妃預儲食物簷瓦間半月不死斥爲宮人

冬十月以趙南星爲吏部尚書

先是南星爲左都御史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掌京察黜去亓詩教趙興邦等天下快之至是問達罷南星代爲吏部銳意澄清獨行己志政府及中貴憚其剛嚴不敢有所干請魏忠賢雅重南星名遣其甥傅應星謁見拒不納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商之廣微入內閣三至南星門謝弗見又嘗歎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次骨與忠賢比而齕南星

魏忠賢竊弄威柄稔惡已盈顧此時雖衆正不容羣奸漸進而刑獄之柄尚在南司故縱動于惡而無由

然是時東林勢盛葉向高韓爌方輔政南星掌銓李騰芳字子實湘潭人陳于廷字孟諤宜興人佐之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魏大中袁化中字民諧武定人長科道鄭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李邦華孫居相饒伸主之宗華悉居卿貳而郎官鄒維璉字德耀瑞州新昌人夏嘉遇字正甫松江華亭人張光前字爾荷澤州人程國祥字仲若上元人劉廷諫順天通州人等亦皆民譽衆正盈朝激揚諷議忠賢頗憚之于外事未敢大肆

十二月地震

兩京鳳陽蕪松淮揚泗滁同日俱震

魏忠賢提督東廠

初神宗末刑罰弛縱而厰衛緝捕亦漸稀簡詔獄至生

自還迨蓄憤益甚遂藉東廠以立威于是緝捕之權一歸掌握許顯純輩又以羅鉗吉網爲之鷹犬爪牙延蔓搢紳由兹益烈浸假而嚴傳之命儼然與詔旨並行凶燄勢熾將及四載清流幾靡有孑遺熹宗童騃昏懦授以太阿固不足深責而天道昭昭竟不護持吾類殆由明祚將傾故不惜假手閹奴以厚之毒耶

青草。及是。忠賢以司禮秉筆。領東廠事。車馬儀衛。僭擬乘輿。已而任用田爾耕（任邱人）。掌衛事。許顯純（定興人）。爲鎮撫理刑。羅織無遺。鍛鍊殘酷。廠衛之毒。于斯而極。

括天下庫藏輸京師。

葉向高言。郡邑庫藏已竭。藩庫稍餘。今盡括之。猝有亂將何以應。不納。

甲子四年。春正月。何宗彥卒。（謚文毅。）

宗彥清修有執。神宗末。齊黨勢盛。非同類即排去之。宗彥方攝禮部事。獨無所附麗。遂不安其位而去。光宗立。以素望。即家起入閣。及是卒。官。贈太傅。

二月。京師地震。

宮殿動搖有聲。帝遂不豫。至三月始愈。地復屢震。

夏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中旨切責漣。

忠賢肆惡日甚。漣抗疏列其大罪二十有四。畧曰。太監魏忠賢者。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夤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今列其罪狀爲陛下言之。祖制。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其黨論去。急于翦已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憾。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去。顧于黨護選侍之沈漼。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讎忠義。大罪三。王紀爲司寇。執法如山。鍾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搆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臣。大罪四。國家最重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眞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俱用陪推。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顚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

薦文震孟江秉謙侯震暘等抗論梢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寵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娠傳封中外方為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忽焉告殞虹流電繞之祥變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護持孤危者惟王安即陛下倉猝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之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畧無顧忌大罪十一坐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近又于河間毀人居室建立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大罪十二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卿及傅應星等濫襲恩廕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騈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窑傷忠賢墳脉遂託言開礦而致之死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

弃。恣意搒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魏大中爲吏科。遵旨莅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煌煌綸綍。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任事。日以快私讐。行傾陷。爲事投匭告密。日夜未已。勢必興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緝訪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潅。創立內操。藪匿奸宄。安知無大盜刺客。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以爲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兕于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蔽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

楊漣一疏據實臚陳足褫奸閹之魄嘗其懼而求解于閣臣尚不無心存顧忌韓爌此時使能曾以正言喻以利害俾早知避禍求全猶不能遽伏明誅或因而得離閹廷亦不難徐圖處置[illegible]爌竟[illegible]無能付之不[illegible]忠賢轉計自謀泣訴[illegible]遂[illegible]憐禍陰楊漣等之機乎于寸隙而爌[illegible]斷貽毒無窮雖他日以附閹去國亦不能[illegible]爲之解免也

莫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更相表裏遂爲呼應伏望陛下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勅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于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 鍾羽正字叔濂益都人文震孟字文起吳縣人劉僑魏大中事類叙在後 疏上忠賢懼甚求解于韓爌爌不應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而客氏從旁爲剖析王體乾等贊之帝懵然不辨也遂溫諭留忠賢而于次日下漣疏嚴旨切責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値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于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爲計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詗知遏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閹數百人衷甲夾陛立勅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 中書舍人吳懷賢讀漣疏擊節稱歎注其旁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時遣戍其奴告之忠賢即逮懷賢下獄拷掠死籍其家 吳懷賢休寧人

秋。七月杖殺工部郎中萬燝。字闇夫。南昌人。

自楊漣上疏被責廷臣益憤交章論忠賢不法。給事中則魏大中許譽卿等。御史則劉業楊玉珂帥衆等。京卿則太常卿胡世賞祭酒蔡毅中等。勳戚則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列卿則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凡七十餘人。許譽卿松江華亭人。蔡毅中字宏甫光山人。陳道亨字孟起新建人。大學士葉向高及禮部尚書翁正春請遣忠賢歸私第以塞謗帝不許未幾燝疏復至言忠賢盡竊大權生殺予奪在其掌握致內廷外朝止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豈可一日尚留左右忠賢得疏大怒當是時忠賢方惡廷臣交章劾已無所發憤思借燝立威乃矯旨廷杖一百令羣閹先至燝邸捽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纔屬杖已絶而復甦羣閹更肆蹴踏越四日卽卒御史

黃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批肝瀝膽之忠臣。竟殞于磨牙礪齒之凶豎。千載而下。史筆書之。豈不上累聖德。乞復其故官。破格賜䘏。時禁中方失火。李應昇復言。部郎之杖血方腥。祝融之烈燄旋作。天譴甚明。伏冀矜恤。俱不報。是年。檢討丁乾學典江西鄉試。發策刺忠賢。忠賢怒。矯旨除其名。已使人詐爲校尉往逮。挫辱之。乾學憤鬱而卒。揚州知府劉鐸憤忠賢亂政。書扇贈遊僧。有陰霾國是非句。實歐陽暉詩也。邏者得之。遂逮治。事白矣。會鐸家人夜醮。都督張體乾誣以咒詛。竟斬西市。他若御史夏之令以劾毛文龍。吳裕中以熊廷弼姻。考功郎蘇繼歐以楊漣黨。後軍都督府經歷張汶以被酒詆忠賢。或下獄。或被杖死。皆在熛後。崇禎初。熛贈光祿卿。官一子。乾學等皆贈卿。丁乾學字天行。浙江山陰人。寄籍京師。劉鐸廬陵人。夏之令光山人。吳裕中江夏人。蘇繼歐許州人。張汶邯鄲人。尚書國彥曾孫。

葉向高罷。

御史林汝翥。福清人。向高甥也。方巡城。有內二豎爭奪人財物鬭于塗。汝翥笞之。時萬爆甫杖死。魏忠賢矯旨命杖汝翥如爆。汝翥懼。逃之城外。羣閹疑匿向高第。聚而圍之。大肆詬辱。向高上言。國家二百年來。無中使圍閣臣第者。臣今不去。何面目見士大夫。帝優旨慰留。盡收回中使。汝翥尋出受杖。竟不死。向高以時事不可爲。乞歸已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乃命行人護歸。向高爲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類。自再入相。輔沖主。閹人逞煬竈計。時事日非。向高亦稍刓方爲圓。然猶數有匡救。老成持重。爲清流所倚賴。惟庇門生王化貞。不能決議。致壞封疆事。爲時所咎焉。後三年卒。崇禎初。贈太師。諡文忠。

河決徐州。

決魁山。卽奎山。在銅山縣東南。隄。城中水深丈餘。遷州治于雲龍

閹豎之禍至忠賢而最烈
然非有外廷無恥之徒為
之羽翼縱逞鬼蜮之技恣
豺狼之心亦不能如此肆
行無忌乃魏廣微以閣臣

山。在銅山縣南常有雲氣蜿蜒如龍故名　而治河事無言及者。

封光宗選侍李氏為康妃。

魏忠賢請加選侍封號帝從之旨與前移宮諭相背時咸謂前諭出自王安後旨出自忠賢故彼此牴牾帝實不辨也。

冬十月罷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

御史崔呈秀。薊州人。按淮揚贓私狼籍比還朝攀龍循故事考察。故事巡按御史回道考覈稱職始復任。盡發其貪穢狀南星議戍之詔革職聽勘呈秀窘夜走魏忠賢所叩首涕泣乞為義子且言不去南星攀龍等吾輩未知死所忠賢大以為然遂與定謀會山西缺巡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

率先諂附面目靦然崔呈秀因贓罪被糾輒作逋逃淵藪遂甘爲義子醜穢求容創千古未有之局非但天良盡泯直狗彘不食其餘而一時希榮倖進者流方且效尤躡踵恬然不以爲羞人心敗壞至此亦可以覘其氣運之奄奄垂盡矣

安福人。有清望首列以請既得旨而御史陳九疇歷城人。受魏廣微旨言應祥嘗知嘉善魏大中出其門大中以師故謀于選郎夏嘉遇而用之徇私當斥。先是孟冬享廟且頒朔廣微偃蹇後至。大中抗疏劾廣微。廣微恨甚。故嗾九疇斥之。大中。嘉遇疏辨。南星。攀龍極言應祥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遽引罪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之歸明日。攀龍亦引去。初南星里居時名日高海內仰慕與顧憲成鄒元標並稱三君。及召起爲吏部嘗與忠賢並坐宏政門正色語忠賢曰。主上沖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爲善忠賢默然怒形于色至是罷去忠賢與其黨恨不已。每矯勅諭。必目爲元凶云。

十一月削吏部侍郎陳于廷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

光斗籍。

先是萬燝杖死。黃尊素語漣曰。可以去矣。漣曰。苟濟國死生以之。卒不去。至是廷推吏部尚書。漣注籍不預。于廷等推喬允升字吉甫。洛陽人。馮從吾。汪應蛟字潛夫。婺源人。上之。中旨責漣大不敬。又以允升等為趙南星私人。責于廷、光斗與漣朋比。並削籍。而擢徐兆魁吏部侍郎。喬應甲副都御史。王紹徽僉都御史。皆素為南星所擯者也。由是天下大權。一歸忠賢矣。

韓爌罷。

葉向高既去。爌為首輔。故事。閣中止首輔秉筆。魏廣微欲分爌權。囑魏忠賢傳旨。諭爌同寅協恭。而責次輔毋

伴食。熿即抗疏乞休。中旨責熿歸非于上。悻悻求去。遂聽罷。熿每事持正。爲善類所倚。然向高有智術。籠罩羣賢。偏引邪黨。故卒齮齕而去。已而忠賢黨劾熿除名。又假他事。坐贓二千。熿鬻田宅貸親故以償。而棲止于先墓。

十二月。逮內閣中書汪文言。歙人。下鎮撫司獄。

文言初以布衣任俠有智術。神宗末遊京師。輸貲爲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先是。三黨諸魁交甚密。後齊與浙漸相貳。文言習知本末。多方設奇間之。諸人果相疑。而浙黨鄒之麟以求吏部不得。見惡齊黨。亦交鬭其間。于是齊浙之黨大離。因交結東宮伴讀王安。與談當世流品。安悅之。光宗初立。外廷倚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爲多。及魏忠賢殺安。文言亦下吏。得末減。益游公卿間。葉

向高用爲內閣中書。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俱與往來。會給事中阮大鋮懷寧人。與光斗大中有隙。大鋮與光斗同里。倚爲重。會吏科缺都給事中。大鋮次當遷。方家居。光斗招之。趙南星高攀龍楊漣以察典近大鋮輕躁不可任。擬用大中。大鋮至。光斗意中變。使補工科。大鋮心恨之。囑其同官傅櫆臨川人。劾文言與光斗大中交通爲奸利。旨下文言詔獄。蘖向高以舉用文言。引罪求去。忠賢終憚向高舊臣。不深究。而御史黃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禍延搢紳。僑頷之。獄上。止坐文言廷杖除名。無株及者。事在是年四月。方忠賢得櫆疏。喜甚。欲藉是羅織東林。而獄遽解。志不得逞。乃以劉僑不任事。削其籍。而用許顯純代。欲再伺釁而動。至是御史梁夢環廣東順德人。知忠賢恨未

已復劾文言。詔立逮之。下北鎮撫司獄。即命顯純鞫治。而大理丞徐大化亦希忠賢指。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于是東林之禍遂作。

朱國楨罷。

國楨繼韓爌為首輔。魏廣微視之蔑如。給事中李蕃（日照人。）三疏劾國楨。遂引疾求去。忠賢語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傅。遣行人護歸。（崇禎中卒。諡文肅。）

乙丑五年。春。正月。復聽勘御史崔呈秀官。

魏忠賢既得呈秀。恨相見晚。遂用為腹心。日與計畫。至是給事中李恒茂。（邢臺人。）為呈秀訟冤。忠賢即以中旨復

其官。時中旨頻出。朝端以爲憂。給事中李魯生。獨上言。執中者帝。用中者王。旨不中出而誰出。舉朝大駭。李魯生。霑化人。尋督三殿工。忠賢以閱工故。日至外朝。呈秀必屏人密語移時。先是顧秉謙魏廣微。以己意點搢紳便覽一冊。若葉向高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百餘人目爲邪黨。而以黃克纘王永光長垣人。徐大化賈繼春霍維華等爲正人。進之忠賢。俾據是爲黜陟。已而王紹徽編東林一百八人。繫以宋時淮南盜宋江等諸名目。爲點將錄。令忠賢按名黜汰。及是呈秀復進同志諸錄。皆東林黨人。又進天鑒錄。皆不附東林者。由是羣小無不登用。善類爲之一空。呈秀不二歲。自晉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出入烜赫。勢傾朝野。于時忠賢門下。文臣則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

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僇。號五彪。他若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此外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呈秀尤爲之魁。暮夜乞憐者。莫不緣之以進。蠅集蟻附。其門如市。或不附己。及勢位相軋者。輒令其黨排去。諸所傾陷。不可悉數。雖其黨亦深畏之。　田吉。故城人。吳淳夫。晉江人。李夔龍。福建南安人。倪文煥。江都人。孫雲鶴。薊州人。楊寰。吳縣人。崔應元。大興人。周應秋。金壇人。曹欽程。江西德化人。

三月我

大清建都瀋陽。

先是。

太祖高皇帝命築城界藩。營建宮室。尋自界藩遷于薩爾滸。遼陽既克。乃于城東五里築城。備宮闕之制。建爲東京。至是以瀋陽形勢之地。復自東京遷都之。是爲

盛京。

夏四月太白晝見

重修光宗實錄

御史楊維垣文登人首翻三案給事中霍維華繼之痛詆劉一燝韓爌孫愼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寀楊漣左光斗而譽范濟世濟源人王志道漳浦人等請改光宗實錄中旨允之免李可灼戍擢濟世巡撫志道等京卿時魏忠賢特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實于三案及京察辛酉癸亥封疆熊廷弼事無與也羣小欲藉忠賢力為報仇凡異已者槪指為東林黨而去之清流之禍遂不可解未幾楊左封疆事被禍而御史石三畏追論京察事力詆孫丕揚王圖等于是生者除名死者追奪已又追論三案請以其疏付史館三畏交河人忠賢門下十孩兒之一也

楊漣等久以伉直爲羣小所嫉比漣劾忠賢二十四罪鼠輩益欲得甘心說者或謂其平日不宜與汪文言交往以自貽慘禍但文

六月。朱延禧罷。

中旨令閣票稱魏忠賢爲元臣。延禧執不可。御史田景新阿忠賢意劾去之。

逮前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下詔獄拷斃之。削前吏部尚書趙南星等籍。考明史漣等逮問在三月下獄在六月今并書以省文

先是讞汪文言獄。詞連趙南星李三才及漣光斗等二十餘人。許顯純坐漣等以移宮罪。徐大化獻策于魏忠賢曰。但坐移宮則無贓可指。若坐納楊鎬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更有名。忠賢以爲然。乃令顯純復鞫文

言締王安以贊成善政尙非自私自利視彼梟身逆閹者實有間矣文言尙無可罪之由於諸賢又何責備當時夤緣攝附實倩文言為發難之端而且巧附封疆遂其毒手以致頭戶牢獄血髓交横忠魂共抱沉冤為從來未有之奇慘至今讀之猶為切齒然諸人正氣凜然不磨當日之摧殘備至者孰知即所以表章之哉

言五毒備至使引漣等納延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贓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也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復張目謂曰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即日斃之而具獄詞以上漣光斗各坐二萬大中三千化中六千朝瑞一萬大章四萬餘復多所牽引中旨漣光斗六人逮下詔獄南星三才等俱削籍下所在撫按追贓漣光斗等先後逮至顯純非法拷掠血肉狼籍贓不肯承光斗私計曰彼殺我有二法因我不承而酷刑以斃之一也夜半令獄卒潛殺之二也承則當下法司庶有見天之日諸人然其言俱自誣服忠賢乃矯旨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諸人

始悔失計。至七月。漣光斗。大中同夕爲獄卒所斃。漣之死。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最爲慘毒。光斗。大中。亦皆體無完膚越數日始報。三人屍俱已潰敗不可識。又踰月。化中朝瑞亦斃。惟大章未死。羣小謂諸人潛斃。無以厭人心。乃移付法司定罪。布告天下。仍移鎮撫司。大章曰。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其弟大韶訣。投繯而卒。初漣等被逮。秘獄中忽生黃芝。光彩遠映。及六人畢入適成六瓣。或以爲祥。大章嘆曰。芝瑞物也。而辱於此。吾輩庸有幸乎。已而果然。時以六人爲六君子。方漣之被逮也。士民數萬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生還。既死。産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贓令急。鄉人競出貲助之。至賣菜傭亦爲輸助。光斗前與畿輔水利。尋督學政。士民德之。容城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倡義醵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獄而光斗已斃。正。即善繼父。世所稱鹿太公者也。光斗

死。而贓未竟、撫按嚴追。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家族盡破。大中長子學洢。以父被逮、欲隨行。大中止之。乃微服間行、探刺起居。既抵都。邏卒四布、變姓名匿旅舍。晝伏夜出。稱貸以完父贓。贓未竟而大中斃。學洢慟哭幾絕。扶櫬歸、晨夕號泣。水漿不入口。遂死。化中前佐高攀龍發崔呈秀贓私。呈秀恨之。又繼漣疏劾忠賢。有忠賢鋌而走險。其橫逆之毒、將不在搢紳而即在陛下等語。忠賢益大恨。因寘名獄中。朝瑞嘗請宥廷弼。戴罪令守山海。徐人化與之相訐。大章在刑部時。讞廷弼獄、援議能議勞例。從寬遣戍。楊維垣劾其受賄。故二人並坐。而大章贓尤多。崇禎初。漣贈兵部尚書。諡忠烈。光斗贈右都御史。福王時。追諡忠毅。大中贈太常卿。諡忠節。子學洢旌孝行。化中贈太僕卿。福王時。追諡忠愍。朝瑞贈大理卿。福王時。追諡忠毅。大章贈太僕卿。福王時。追諡裕愍。

秋。八月。毀天下書院。

御史張訥（閬中人。）上疏。力詆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字持國。婺源人。）等。請毀其講學書院。于是元標。慎行。從吾。懋

衡與倒奪東林關中江右徽州。及天下一切諸書院皆毀。訥為忠賢鷹犬。最效力。忠賢深德之。書院既毀。未幾逆祠建矣。時元標已前卒。追論奪官。崇禎初。贈尚書。謚忠介。愼行爭復以紅丸事遣戍。具詳從吾以病卒。崇禎初復官。謚恭定。懋衡亦于崇禎初復官。

以周如磐。莆田人。丁紹軾。貴池人。黃立極。字中五。元成人。為禮部尚書。馮銓。涿州人。為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輔臣缺。詔推老成幹濟者。禮部尚書周如磐以年老推用。侍郎黃立極與忠賢同鄉。故援之。熊廷弼之獄。紹軾與銓謀居多。紹軾素憾廷弼。以御史吳裕中為廷弼姻言于忠賢而杖殺之。銓亦與廷弼有隙。家居時。嘗遣書魏良卿。勸興大獄。及侍講筵。出市刊遼東傳。譖于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脫罪耳。帝大怒。于是廷弼死遂決。銓資淺。年未及四十。忠賢黨李魯生上言。成即為

老而非必老乎年。幹乃稱濟。而即有濟于國。銓遂柄用。
如磐閱三月即能歸。紹軾未踰年亦卒。

魏廣微罷。

初楊左之獄。廣微預謀。吏部尚書崔景榮字自强長垣人懼諸人立斃。亟請廣微諫止。廣微不自安。乃疏言漣等在今日。誠為有罪之人。在前日。實為卿寺之佐。縱使贓私果眞。亦當轉付法司。據律論罪。無令鎮撫嚴刑追比。疏入。大忤忠賢意。廣微懼。急出景榮手書自明。忠賢怒已不可解。遂連疏乞歸。景榮亦罷。

殺前遼東經畧熊廷弼。傳首九邊。

先是法司論廷弼獄。與王化貞俱論死。已而楊左諸人。

俱坐贓斃獄。忠賢黨門克新。汝陽人。石三畏等。趣殺廷弼。及是遂棄市。傳首九邊。化貞竟不誅。御史梁夢環請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劉徽人。濤苑謂廷弼家貲百萬。宜籍以佐軍。中旨從之。罄產不足償。其子兆珪自刎死。姻族家俱破。武弁蔣應陽爲廷弼稱寃。亦誅死。太倉人孫文豸。顧同寅。作詩誄之。爲邏者所得。二人坐誹謗俱斬。連及其同郡編修陳仁錫。修撰文震孟。並削籍。陳仁錫。字明卿。長洲人。

冬。十月。罷孫承宗。以高第字登之。灤州人。代爲經畧。

初。忠賢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會帝遣內官王應坤犒邊。賜承宗蟒玉。忠賢即令應坤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大憾。趙南星等被逐。承宗方西巡薊遼。念抗疏帝弗省。往在講筵。每奏對。間有入。乃請以賀聖壽入朝。而

奏機宜欲因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告忠賢曰承宗擁重兵清君側公立虀粉矣忠賢悸甚繞御床哭帝亦心動令內閣擬旨顧秉謙奮筆曰無旨離信地非祖制違者法不宥夜啓禁門諭兵部發三道飛騎止之又諭九門守奄孫閣老入齊化門者反接以入承宗抵通州聞命而還事在四年忠賢遣人偵之一襆被置輿中後車惟鹿善繼而已忠賢意漸解而其黨李蕃徐大化等至詆為王敦李懷光承宗遂累疏求罷不許會馬世龍有柳河亦曰楊柳河在奉天府海城縣南西北流入三岔河之敗有降人劉伯强自耀州來言州城內虛可襲世龍信之遣副將魯之甲等率師往檄水軍遊擊金冠以舟濟師冠違令不至師次柳河不得渡軍陷泥淖中敗沒于是臺省交章劾世龍并及承宗承宗求去益力遂許之以兵部尚書高

第代爲經畧第素恇怯以關外必不可守欲盡撤錦（謂錦州）右（廣寧右衛故屯也）諸城守禦移關內袁崇煥力爭謂兵法有進無退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內亦失保障第意堅且欲并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不能奪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注俱見前）塔山（堡名在錦縣西南）守具盡驅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軍民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

十二月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

御史盧承欽（餘姚人）上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字繼白朝

明自國本之論既與朝端紛呶者幾數十年實爲無裨事體而閹司水火由此漸起釁端況値小人道長之時楊所修等公然肆臆妄談竟請勒爲成帙朋局輯修以逞其詆毀于是羣小任情曲直幾不憚黑白混淆乃當時諛徒獻媚至[illegible][illegible]擬春秋豈知事後定評此書即閹黨檮杌迨崇禎初既經焚毀而南都聚訟楊維垣等倘欲重翻若

邑人賀烺謂之敢死軍人孫杰揚鄭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一切榜示海內俾奸慝無所容忠賢大喜悉刊黨人名示天下。凡黨人已罪未罪悉編名其中。

丙寅六年春正月作三朝要典。

先是給事中楊所修商城人。請集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章疏倣明倫大典編輯爲書頒示天下霍維華亦以爲言。至是作三朝要典。起乙卯至辛酉。以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爲總裁施鳳來平湖人。楊景辰晉江人。孟紹虞曾楚卿副之極意詆諆東林暴揚罪惡。其論梃擊。以王之宷開釁骨肉。誣皇祖負先帝。雖碎骨不足贖。論紅丸以孫慎行創不嘗藥之說。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終。更附不討賊之論。輕詆皇上不得正其始。爲罔上不道。論移宮。以楊漣等內結王安。故重選侍之罪。以張擁戴之功。于是遂以之宷慎行漣爲三案罪首。時方重

韓中傷善類之心無所不
至究之是非本自了然又
烏能以一書盡欺後世哉

修光宗實錄。凡事關三案。命卽據要典以改。及書成。忠賢令顧秉謙擬御製序文冠其首。刊布中外。

二月。高第罷。以王之臣（潼關衛人。）代為經畧。袁崇煥巡撫遼東。

先是我

大清兵圍寧遠。高第與總兵楊麒擁兵不救。寧前參政袁崇煥集將士。誓死守。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撤前屯及山海關。凡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固。

大軍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礮。圍遂解。時督屯通判金（啟倧以燃礮死。）事聞。擢崇煥僉都御史。削高第楊麒職。以之臣代第。以前屯總兵趙率教代麒。鎮關門。尋命崇煥巡撫遼東。駐寧遠。

逮前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蘇松巡撫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諭德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御史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攀龍自沉于池。順昌等俱下獄死。

攀龍雖削籍。崔呈秀恨不已。亟言于魏忠賢。必欲殺之。

順昌家居。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出餞。與同起卧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旗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邪。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旗尉歸以告。忠賢大怒（倪文煥卽希指劾順昌與罪人婚削籍）昌期前典湖廣鄉試。程文論中引趙高仇士良。寓規諷。忠賢嗛之。楊漣劾忠賢二十四罪疏。或言昌期代草。而高趙諸人去國。昌期率送之郊外。執手太息。忠賢益大恨。昌期

知勢不可留。具疏乞假。有小璫至閣曰。此人尚可留之送客耶。遂傳旨落職。宗建首劾忠賢目不識丁。事具前。應昇。尊素皆繼漣抗疏力攻忠賢。應昇疏有云。忠賢之罪。千眞萬眞。無可復辨。千罪萬罪。又不勝辨。臣爲陛下計。莫若聽忠賢亟自引退。以全旦夕之命。爲忠賢計。又莫若早自引決。以乞帷蓋之恩。不然。惡稔貫盈。他日欲保首領而不可得末。又切責閣臣。謂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寵利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欲爲劉健謝遷者。恐并不能爲李東陽。倘投策求歡。不幾與焦芳同傳邪。時魏廣微力結忠賢。知應昇譏己。調旨責之。應昇復疏論曰。廣微父允貞爲言官。得罪輔臣以去。聲施至今。乞陛下戒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庶可見乃父地下。廣微益切齒。而尊素尤有智慮。爲羣小所深忌。曹欽程希指。劾宗建應昇。尊素爲東林護法。皆削籍。曾吳中訛言。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蘇杭織造李實爲張永。授以秘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吳。凡數輩。侍郎烏程沈演淮之弟。家居。奏記忠賢曰。事有迹矣。于是忠

賢益遣使譙訶。實知實與前巡撫起元起元先已削籍素有隙。起元撫吳。公廉愛民。綠粟無所取。實素貪橫。妄增宮額恣誅求。又惡同知楊姜不屈已。具疏誣劾。起元爲姜辨冤。而劾實不法數事。實以此斂戚。而銜起元不置。乃索取實空印白疏。令李永貞僞爲實奏。誣劾起元爲巡撫時。乾沒帑金十餘萬。口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行居間。竄入順昌等名。矯旨並逮之。攀龍聞旗尉將至。謁道南祠即楊龜山祠。爲文以告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及暮。書遺表訖。具衣冠自沉于池。表云。臣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順昌故有德于鄉。士民聞其被逮。憤怒號冤。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咸執香爲周吏部請命。旗尉厲聲罵曰。東廠

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因安在手擲鋃鐺于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厰魏太監邪遂蜂擁上勢如山崩旗尉東西竄衆縱橫毆擊立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巡撫毛一鷺不能發一語知府寇慎吳縣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爲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是日旗尉往浙江逮尊素者泊舟胥門外市人知城中有變擊其舟而沉之旗校泅水以遁失駕帖不敢往尊素聞即囚服自投詔獄順昌既就逮一鷺飛章告變東厰刺事者言吳人謀斷水道刦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得倡亂者顏佩韋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敢復出國門矣方諸臣之被逮也顧秉謙忽持正請付法司論罪忠賢不從已而昌期先至慷慨對簿詞氣不撓坐贓三

干。備受五毒。不勝刑而斃。四月晦日。蓁館中傳出片紙以死報。終莫知爲何日。其殮也。十指墮落。擲置兩袖中。蓋以其爲漣代草故云順昌宗建應昇尊素繼至許顯純各坐贓數千。宗建至一萬三千。五日一酷掠。順昌輒大駡忠賢顯純椎落其齒。順昌噀血唾顯純面。駡益厲。遂于夜中潛斃之。時六月十七日。及領埋。已越三日。皮肉皆腐。僅存鬚髮。宗建爲顯純酷訊。偃卧不能出聲。顯純駡曰。尚能詈魏公一丁不識否。以沙囊壓之而死。六月十八日。尊素知獄卒將害已。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時獨應昇尚在尊素隔墻呼之曰。仲達。我先行矣。遂死。閏六月朔日。明日。應昇亦死。起元道遠。至則順昌等已俱斃。顯純酷加搒掠。竟如疏懸贓十萬。罄貲不足。親故多爲破家。及九月。亦斃之獄

中時以順昌等慘死詔獄與前楊左諸人先後畧同遂
與高攀龍並稱爲後七君子以配楊左等共十有三人
爲逆閹時死節之最著者云攀龍學本濂洛操履篤實涵養邃密粹然爲一代大
儒既死呈秀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
儒不能防閑其父論爲徒順昌就逮時諸生朱文祖間
行詣都爲納饘粥湯藥及徵贓令急奔走稱貸諸公間
順昌櫬歸文祖哀慟發病死其所捕顏佩韋等五人比
臨刑語知府寇愼曰公好官知我等好義非爲亂也延
頸就刃而死後吳人合葬之虎邱傍題曰五人之墓昌
期應昇至常州開讀知府曾櫻咸助之貲應昇師吳鍾
巒詣府署與應昇語竟日謂應昇曰昔蔡元定竄道州
晦翁餞之蕭寺徵視元定不異平時何圖今日親見此
景眞一夕千古已而忽聞署外有數千人鬨聲皆言忠
臣何故被逮櫻素有惠政得民力爲勸諭始解散而諸
校方怖蘇州事有越垣而仆者道賣蔗童子過之曰我
恨極惜不能殺汝即取削蔗刀割片肉而去宗建死後
所親蔣英代爲輸贓亦坐削籍尊素家尤貧坐贓雖不
及三千同年門舊及鄉人或助之始得完起元方撫吳
罷歸順昌爲文送之指示無所諱議者謂起元順昌之

建祠之請始自潘汝楨踵效者遂遍及天下且上自宗藩下逮貴豎無不思以

禍已伏于此。及兩人死。吳中士民。無不垂涕者。崇禎初攀龍。贈兵部尚書。謚忠憲。授其子世儒官。順昌。贈太常卿。謚忠介。其子茂蘭刺血詣闕愬冤。詔以所贈官。推及其祖父。起元。贈兵部侍郎。福王時。追謚忠惠。昌期。贈詹事。福王時。追謚文貞。宗建。尊素。應昇。俱贈太僕寺卿。福王時。宗建。應昇。皆追謚忠毅。尊素追謚忠端。周茂蘭字子佩。順昌長子。曾櫻字仲含。峽江人。吳鍾巒。字巒稚。武進人。蔣英。嘉善人。

夏五月。王恭廠災。

王恭廠。火藥局也。是日雷震。火藥自焚。地中霹靂聲不絕。烟塵障空。白晝晦冥。軍民壘仆死者無筭。

六月。地震。

先是五月。薊州密雲遵化震三日。及是京師。天津。宣。大。山東。河南。皆震。

閏月。建魏忠賢生祠。

此爲逢迎諂媚之端廉恥道喪盡矣甚至像如袞冕制擬九極舉國皇皇狂走盡如瘈狗而頌辭至稱以堯舜聖神美其依歸向順竟不知視忠賢爲何等其居心甚悖直宜與叛逆同科而顧秉謙等復敢矯傳褒答偶儷盈篇推其積慮著謀又將何所不至乃後此按錄逆黨若龔均得倖逃顯戮何以肅刑憲而示防維縱惡之譏崇禎亦不能辭責矣

浙江巡撫潘汝楨。桐城人。疏請建忠賢生祠于西湖。織造太監李實。請令杭州衛百戶守祠。詔賜祠額。曰普德。勒石記功德。閣臣撰文書丹。自是諸方效尤。幾遍天下。薊遼總督閻鳴泰。部內建祠七所。費數十萬。其頌忠賢有民心依歸。即天心向順語。開封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巡撫朱童蒙建祠綏延。用琉璃瓦。劉詔杞縣人。建祠薊州。金像冕旒。其諸祠務極工作之巧。像皆以沉香木爲之。眼耳口鼻宛轉如生人。腹中腸肺。俱以金玉珠寶爲之。髻空穴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稱冠。小豎抱頭慟哭。責匠人。疏辭揄揚。一如頌聖。稱以堯天舜德。至聖至神。閣臣輒用駢語褒答。督餉尚書黃運泰永城人。迎忠賢像。五拜五稽首。稱九千歲。都城內外。祠

字相望有建于東華門外者。工部郎中葉憲祖（字美度，餘姚人。）曰。此天子臨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賢聞之。即削其籍。初汝楨請建祠。巡按御史劉之待（興國州人）會稿遲一日。即削籍。而薊州道胡士容（黃州廣濟人。）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字楚材，館陶人。）以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時海內望風獻媚。自督撫巡按而外。宗室若楚王華㷆。勳戚若武清侯李誠銘。保定侯梁世勳等。廷臣若尚書邵輔忠。詞臣若庶吉士李若琳。部郎若郎中曾國楨。諸司若通政司經歷孫如洌。上林監丞張永祚等。亦皆建祠恐後。下及武夫賈豎諸無賴子。莫不攘臂爭先。洶洶若不及。後忠賢敗。諸祠悉廢。凡建祠者概入逆案。

李誠銘。慈聖太后姪。梁世勳。琦之後。邵輔忠。定海人。李若琳。大興人。曾國楨。臨川人。

馮銓罷。

銓以媚事魏忠賢登宰輔。素與崔呈秀暱。呈秀欲入閣。

其黨孫杰霍維華嗾職方郎中吳淳夫力攻罷銓又慮王紹徽爲吏部不肯推呈秀令御史袁鯨（湖廣龍陽人）攻罷紹徽而杰等慮忠賢意變復以計沮之自是羣小攜貳

京師水江北山東旱蝗

秋七月以施鳳來張瑞圖（晉江人）李國槽（高陽人）俱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鳳來素無節概及在閣惟以和柔自媚于世瑞圖于諸事務迎合魏忠賢意忠賢建祠碑文多出其手書詔旨褒美忠賢詞極駢麗皆瑞圖筆也國槽去釋褐纔十四年忠賢以同鄉故援之

九月我

太宗文皇帝嗣位以明年為天聰元年。

顧秉謙罷。

自秉謙為首輔。凡魏忠賢傾害忠良。皆屬其票擬。三朝要典之作。秉謙為總裁。是非舛謬特甚。及是羣小各有所左右同黨中日夜交軋。秉謙不自安。遂乞歸。崇禎初削籍。尋入逆案論徒。家居又為鄉黨所惡。聚衆僇辱之。屋室貲財焚掠殆盡。秉謙竄漁舟得免。久之。寄居他縣以死。

冬十月。進魏忠賢爵上公。從子良卿寧國公。

三殿告成。先是。皇極殿成。帝御殿受賀。忽有聲如怒濤。自殿中出。羣臣班亂。 太監李永貞奏魏忠賢功。吏部尚書周應秋亦奏如永貞言。忠賢遂進上公加恩三等。良卿前已封肅寧伯。晉侯。是年春遼陽男子武長春遊妓家。有妄言。東廠擒之。許顯純掠治。故張其辭云。長春諜間不獲。且為亂。賴廠臣忠智。立奇勳。詔

封艮卿爲肅寧伯。賜鐵券。尋晉爲侯。至是復進封公。已而諸邊築隘口成。南京孝陵工竣。甘肅奏捷。法司捕盜。並言忠賢區畫方略。詔書褒美。閣臣皆擬九錫文。半歲中。廕錦衣指揮使十七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擢其族孫希孟希孔等世襲都督同知。甥傅之琮馮繼先俱都督僉事。章奏無巨細。輒頌忠賢稱廠臣不名。山東奏產麒麟。大學士黃立極等票旨言。廠臣修德。故仁獸至。其誣罔若此。故事。內官爲司禮秉筆。非公事不得出。忠賢每歲必數歷畿甸。坐文軒。駕四馬。笙鼓鐃吹之聲。轟隱黃埃中。錦衣玉帶韡袴而握刀者夾車左右而馳。自厨傳優伶蹴鞠輿皁隨者動以萬數。嘗自琉璃河祭水。還歷西山碧雲寺。士大夫皆遮道拜伏。凡有章奏。其黨遣急足馳請。然後下。客氏既朝夕侍帝所。而每數日必出至私第。輿過乾清宮前。竟不下。客氏盛服倩粧。儀同妃后。侍衛赫奕。照耀衢路。至宅。則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呼震地。犒賚銀幣無算。或

數日不返忠賢促之始入。凡忠賢濁亂朝政毒痡海內皆客氏為內主也。

丁卯 七年春。正月。以太監崔文昇總督漕運河道。

文昇先侍光宗。藥為廷臣所論。已放南京。事具前 魏忠賢作三朝要典。遂召還。至是命兼督河漕。

二月。召王之臣還。

先是袁崇煥與滿桂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還。既而之臣奏留桂。崇煥又與不協。中朝慮僨事。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畫關而守。至是朝議以二人既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略不設。令崇煥盡統關內外軍。崇煥與趙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高第所棄舊土。會

大清兵方討朝鮮。渡鴨綠江。崇煥乘間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未畢。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朝命崇煥發兵

往援。宗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牽教等九將。將精卒遏三岔河為牽制之勢。而朝鮮已為

大清所服。諸將遂引還

勒太康伯張國紀回籍。

國紀皇后父也。后性嚴明。見魏忠賢及客氏亂政。數于

上前言之。客魏交恨。一日帝至后宮。后方讀書。帝問何書。對曰趙高傳也。帝嘿然而出。忠賢聞之。益恨。會有張匿名榜于厚載門者。列忠賢反狀及其黨七十餘人。忠賢疑國紀為之。邵輔忠孫杰欲因此興大獄。借國紀以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為后。草一疏。募人上之。諸人慮禍不敢承。順天府丞劉志選年老而嗜進無厭。志選與葉向高同舉進士。由主事謫知縣。復以大計罷歸。三十年不得起。會向高再召。道杭州。志選與遊讌彌月。還

劾。用為南京主事。即上疏追論紅丸事。力詆孫慎行。忠賢大喜。累擢至府丞。時年已七十餘矣惑家人

言。謂已老必先忠賢死也。竟上之。疏中極論國紀罪。末

言毋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益忠賢嘗誣后非

國紀女。故云。疏上。事叵測。帝無所問。但令國紀自新而

已。忠賢意大沮。梁夢環偵知之。復申論志選疏。且故詰

丹山藍田二語。忠賢將從中究其事。大學士李國㯳及

王體乾交沮之事。乃止。而國紀竟勒歸故郡。

三月。遣瑞王常浩及惠王常潤桂王常瀛之藩。

三王皆帝叔父。魏忠賢潛懷逆謀。不利其在內。御史張

訥希指。即疏趣之藩。于是三王以次就國。瑞王先之漢中。惠王繼之荊州。踰月後。桂王之衡州。儀物禮數。刻意貶損。羣小反盛稱忠賢節

費爲國帝。卽下詔褒美。

夏。四月。逮前刑部侍郎王之寀。之寀于天啟初。累遷刑部侍郎。後以要典成。削籍。下獄死。

劉志選疏頌要典。言命德討罪。無微不彰。卽堯舜之放四凶。舉元愷。何以加焉。且云慷慨憂時。力障狂瀾于旣倒者。魏廣微也。當還之揆席。以繼五臣之盛事。赤忠報國。弼成巨典于不刊者。厰臣也。當增入簡端。以揚一德之休風。又言王之寀宜正典刑。孫愼行宜加遣戍。之寀于天啟初。上復仇疏。中言梃擊之謀。變而爲用藥之術。蓋梃不中而藥促之。是文昇之藥。慘于張差之梃也。而愼行排折紅丸。有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輕進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皆無可逃。其言峻直。故羣小恨之次骨。忠賢矯旨逮之寀下詔獄。尋以贓八千。竟瘐死。

閹奴僭肆至忠賢而已極一時趨承諂事幾于翻覆亂常陸萬齡濫廁成均竟敢以忠賢上配孔子彼亦居然人面而昧良忘本直是犬豕不如林釬塗抹掛冠尚能稍扶名教乃朱之俊靦顏師儒之席公然奏請施行實乃斯文道喪然當時寡廉鮮恥之徒取悅奸璫者忍于蔑視君上又豈特無禮于先師哉

愼行亦遣戍寧夏。知府曾櫻故緩之未行。而忠賢敗。

五月。監生陸萬齡。請祠魏忠賢于國子監。許之。

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啟聖公。其疏曰。孔子作春秋。厰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厰臣誅東林黨人禮宜並尊。持疏詣司業林釬。字實甫同安人。釬援筆塗抹。即夕掛冠櫺星門去。司業朱之俊爲奏請。從之。釬坐削籍。

秋七月。罷袁崇煥。以王之臣代之。

時我
太宗文皇帝親督兵至大凌河。守城士卒皆遁。遂進圍錦州。太監紀用總兵趙率教遣使請和。我
大清遣書責之。袁崇煥令祖大壽等統精兵四千。繞出

大清兵後。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大壽等未至。

大清已分兵抵寧遠城下。崇煥督將士。登陴列營。濠內用礮拒擊。而滿桂亦率尤世威。以兵來赴。我

大兵疾馳進擊。大敗之。追至城下。尸塡濠塹皆滿。尋解寧遠圍。復益兵攻錦州。以溽暑不能克。毀大小凌河二城而還。時稱寧錦大捷。魏忠賢使其黨劾崇煥不救錦州崇煥乞休去。以王之臣代之。及論功。文武冒濫增秩賜廕者數百人。崇煥止增一秩。尚書霍維華。嘗進仙方靈露飲于帝。帝飲而甘之。已漸厭。及得疾體腫。忠賢以咎維華。維華懼甚。慮帝不測有後患。欲先自貳于忠賢。會寧錦敘廕。維華請以讓崇煥。忠賢覺其意。降旨煩厲。

封魏忠賢從孫鵬翼爲安平伯。加少師。從子良棟東安侯

加太子太保。良卿加太師。

良棟。鵬翼。尚在襁褓。鵬翼以寧錦奏捷封。良棟以殿工封。從吏部尚書周應秋請也。良卿至代天子享南郊。祭太廟。于是天下皆知忠賢欲竊神器矣。

八月。帝崩。遺詔皇五弟信王嗣位。

先是帝不豫。召閣部科道諸臣于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乾皆恪謹忠貞。可計大事。黃立極等對曰。陛下任賢勿貳。諸臣敢不仰體。越數日大漸。遂崩。遺詔以弟信王嗣位。王卽夕入居宮中。羣臣于比明始至。方入臨。內使十餘人傳呼崔尚書甚急。呈秀入。與忠賢密謀久之語秘不得聞。或云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

忠賢紊亂朝常明之元氣斲削已盡熹宗至是尚予嘉獎可謂至死不悟然當時召見諸臣原不過爲若輩所喉藉此以觀舉朝意向至云忠賢可計大事則其假詞制衆逆謀窺竊顯然獨以呈秀秘計時未可行兼意信王年尚未冠冀亦如熹宗之易與不妨隨時取濟耳若以慫慂嗣位爲繫小眞心擁戴何異癡

人說嘗

魏閹流毒貫盈。中外切齒。一時士類俯首莫敢誰何。其尤甚者方且呈身義兒。播惡于衆。邪燄之熾。實自古所僅見。迨莊烈嗣位。既已洞燭其奸。庶幾一快神

信王由檢即位。是為莊烈帝。赦。

以明年為崇禎元年。

九月。追謚母賢妃劉氏海州人。籍宛平。為孝純皇后。

立皇后周氏。蘇州人。生員奎之女。奎後封嘉定伯。

追尊光宗選侍李氏見前。即東李。為莊妃。

以撫育恩也。

冬十月。南京地震。

十一月。放魏忠賢于鳳陽。道死。詔磔其屍。

帝素稔忠賢惡。深自儆備。及即位。其黨自危。楊所修。楊維垣。先劾崔呈秀。先以嘗帝。呈秀先丁母憂。奪情視事。不用線縗。及是。所修請令呈秀守制。維垣繼攻之。呈秀罷歸。于是主事陸澄源平湖人。錢元慤

人之憤若給事楊所修前此詩雖三朝要典原屬逆黨推波助瀾之人至是始識冰山難恃猶覬望逡巡姑劾呈秀以嘗帝恭明季士大夫波流之習浸淫日久其為門戶擊排者固涉客氣虛憍下此則一味詭隨固時起倒而已其眞能持正嫉邪者自周宗建楊漣諸人而外固指不多屈眞士林之恥也

（歸安人。）員外史躬盛（烏程人）遂交章並論忠賢。而嘉興貢生錢嘉徵更劾忠賢十大罪一並帝二蔑后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尅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掩邊功九朘民十通關節。疏上帝召忠賢使內侍讀之。忠賢震恐喪魄。急以重寶啗信邸大監徐應元求解。應元故忠賢博徒也。帝知之。斥應元。安置忠賢于鳳陽。榜其罪示天下。尋命錦衣衛逮治。忠賢行至阜城聞之。與其黨李朝欽偕縊死。乃磔其屍懸首河間。呈秀聞忠賢死。亦自縊。明年。追戮其屍。言者劾呈秀為五虎之首。宜肆市朝。有詔逮治。籍其家。呈秀聞之。列姬妾。羅諸珍寶。呼酒痛飲。盡一巵。即擲壞之。飲已。自縊。詔開棺戮屍。子弟皆遣戍。

罷諸邊鎮守中官。

帝舜官占蔽志之語所以訓禹辭位非謂辨論官材必當取信于神也後世乃沿襲爲金甌擇相故事夫探枚來著思欲得眞材于

免天啟時逮死諸臣贓。釋其家屬

黃立極罷。

山陰監生胡煥猷上疏論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檣等身居揆席。一意媚閹。並宜斥罷。帝除煥猷名。立極不自安。乞休去。

十二月。以錢龍錫（字稚文。松江華亭人。）李標（字汝立。高邑人。）來宗道（蕭山人。）楊景辰。黃道登。（吳江人、）劉鴻訓（字默成。長山人。）並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帝以施鳳來輩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推閣臣。倣古枚卜典。召九卿科道入乾清宮。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得龍錫標宗道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

摸索暗中之間其爲可笑道行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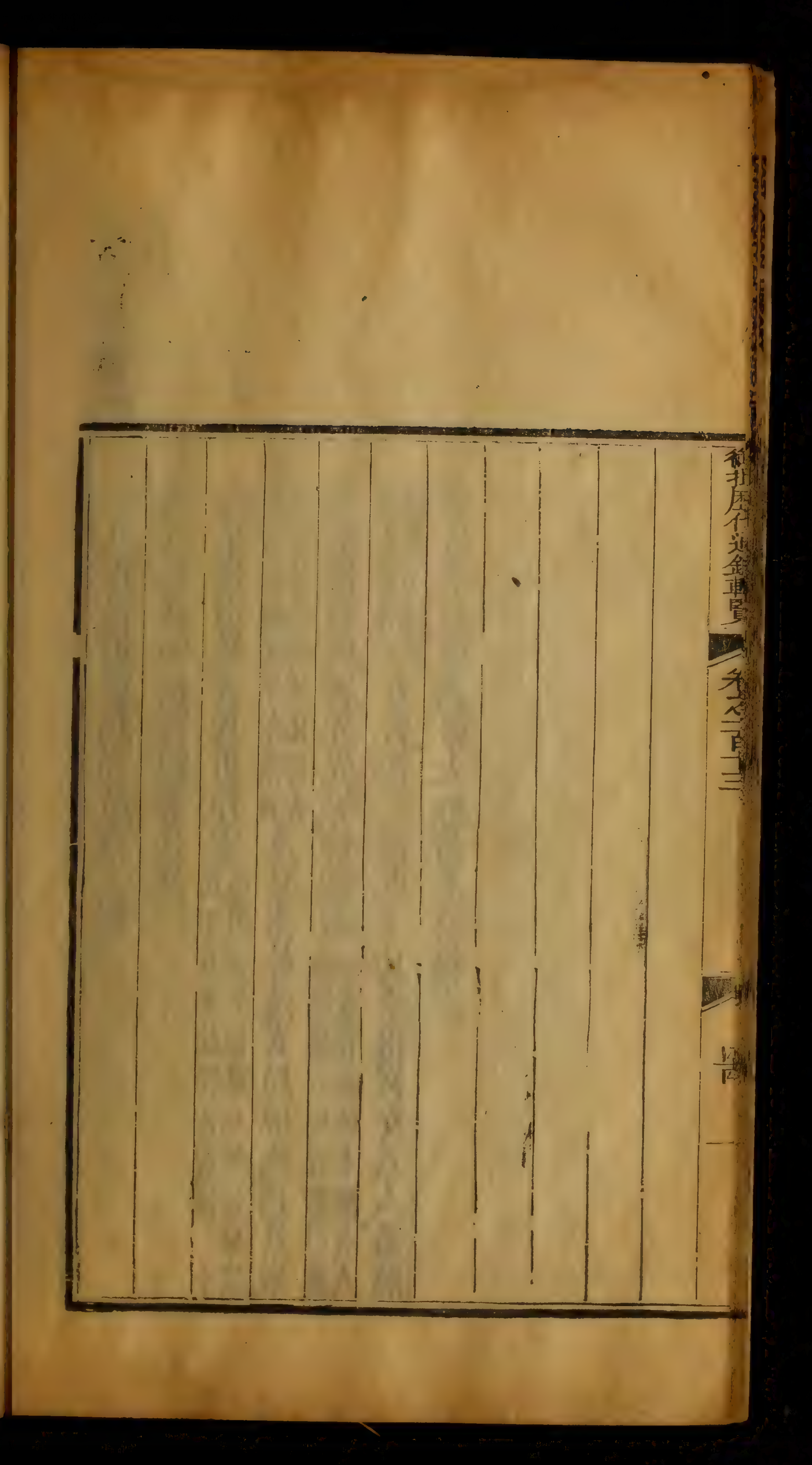
二人復得道登鴻訓並命入閣。

客氏及魏良卿侯國興等伏誅。

先是熹宗崩。客氏出外宅。氏于五更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皆熹宗胎髮瘡痂。及累年落齒剃髮等。痛哭焚化而去。及是詔赴浣衣局掠死。籍其家。

良卿國興與客光先等。皆棄市。家屬無少長皆斬。嬰孩赴市。有吨睡未醒者。人以爲慘毒之報。莫不快之。方客氏之籍也。于其家得宮女八人。蓋將效呂不韋所爲。帝大怒。命悉笞殺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四

明

莊烈帝

戊辰崇禎元年。春正月。詔中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門。

尊熹宗皇后爲懿安皇后。

三月。葬德陵。

諡曰悊皇帝。廟號熹宗。

明史贊曰。明自嘉靖而後。綱紀日以陵夷。神宗末。廢壞極矣。雖有剛明英武之君。已難復振。而重以帝之昏庸。婦寺竊柄。濫賞淫刑。忠良慘禍。億兆離心。雖欲不亡。何可得哉。

贈卹寃陷諸臣。

諸忤逆璫遠死。若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等。皆贈

鳳來等積惡已深。元賓入列諫垣前此何以噤無一語。窺其意不過懼閹黨方熾。遂爾依違淟涊。直至羣奸距脫。始欲藉一疏以沽直名。殊為可鄙。迨瑞圖既已劾罷。而定逆案時。閣臣尚以其無實狀為詞。可見當時廷臣心術壞盡。袒庇固行其私意。即糾彈亦非出公心。世風衰替極矣

卹有差。既而鄒元標馮從吾高攀龍諸人亦俱貶廢。

施鳳來張瑞圖罷。

御史羅元賓會稽人。疏糾鳳來等。以為綸綍之重任。總歸閹宦之權衡。欲尚公則尚公。欲封爵則封爵。欲建祠則建祠。欲誅殺削奪。則誅殺削奪。情面多而擔當少。爵祿重而謀國輕。遂使黃扉為置郵之所。輔臣若執簿之官。誤國徇私。莫此為甚。帝是其言。鳳來瑞圖遂俱乞罷。

陝西天赤如血。

是月二十五日。陝西全省天赤如血。至巳刻漸黃。日始出。占主大旱。有暴兵。

夏四月。以袁崇煥督師薊遼。

初崇煥以忤魏忠賢去忠賢旣伏誅廷臣爭請召崇煥至是進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崇煥尋至都帝召見平臺卽後右門明代亦名曰平臺咨以方略對曰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退少憩時廷臣咸在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畧崇煥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憮然自失頃之帝出卽奏言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旣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遷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爲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卽

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勿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復請賜崇煥尚方劍假之便宜帝悉從之崇煥復上言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旣重爲怨實多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臣非過慮但中有所危不得不告帝優詔答之

五月李國𣚴罷

國𣚴雖魏忠賢同鄉然每持正論至是乞歸薦韓爌孫承宗自代旋卒于家諡文敏

毀三朝要典

魏忠賢既誅。其黨楊維垣等。護持舊局。上疏力詆東林。與崔魏並指為邪黨。編修倪元璐。上虞人。再疏攻駁。柄國者兩解之。元璐尋上言。請毀三朝要典。略曰。梃擊紅丸移宮三議。閧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毀。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彈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瑺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瑺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正其頌德稱功于義父。此又一局也。網自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重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即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而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

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一。矯誣先帝。僞撰宸篇。旣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爲例。假竊誣妄。當毀二。况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睡詈。當毀四。疏上。帝從之。遂焚其板。

六月。來宗道楊景辰罷。

宗道代李國𣚴爲首輔。事多詭隨。編修倪元璐屢言時事。宗道笑曰。渠何事多言。詞林故事。止香茗耳。時謂宗道爲淸客宰相。景辰先與宗道爲要典副總裁。一徇奸黨指。及朝局已變。乃請毀要典。言官交章劾之。遂與宗道同罷。

秋。七月。浙江海溢。

海寇鄭芝龍（泉州南安人）降

閩海故多盜芝龍尤猖獗據海島截商粟會閩中游饑求食者多歸之勢益熾然嘗敗官軍不追獲將士不殺當事者遣使撫諭遂降會福建巡撫熊文燦（貴州永寧衛人）至善遇之使為巳用芝龍先後擊殺羣盜李魁奇鍾斌等擢授遊擊後又平巨寇劉香（閩素有紅夷之患香乘之連犯閩廣沿海諸邑文燦令參政洪雲蒸往賊舟宣諭被執芝龍乃合廣東兵擊香于遠洋香脅雲蒸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急擊勿失遂遇害芝龍兵進香勢蹙遂自焚死其家屬詣浙江降洪雲蒸長沙人）海氛漸息芝龍尋擢副總兵數以海利交通權要寖以貴顯

革廣寧及薊鎮塞外諸部歲賞

先是廣寧塞外（綽哈諾木圖古雲舊作貴英今改）及薊鎮喀爾沁三十六家歲授撫賞至是盡革去之會歲饑諸部請

調兵而兵譁索餉而餉維明季崇禎之世國計迫不可問然當時濱池未甚蔓延疣札未聞遍及何至歲入輒告不充盡由諸司浮冒搪多侵漁無岳節轉饟饋遺亦半蝕于邊吏債帥之手又復上下蒙混稽核不嚴以致持籌者時形支絀耳畢自嚴目擊時艱當愼出入以稽蠹耗乃龔孔桑故智思欲田增課搜括

粟復不許。因是攜貳。我

大淸悉收用之。

寧遠兵變。

川湖兵戍寧遠者，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于譙樓。自肅上疏自劾，脫走中左所自經。督師袁崇煥聞變。馳至。捕斬首亂，餘撫定之。請令祖大壽遼東人。仍駐錦州。中軍副將何可綱遼東人。隨已駐寧遠。而移薊鎭趙率教于關門。遂罷寧遠及登萊巡撫。特度支大絀。錦州薊鎭兵相繼譁。戸部尚書畢自嚴字景會。淄川人。言一歲之出。浮于所入一百一十三萬有奇。而內供召買不與焉。帝命羣臣各陳所見。自嚴擇其

紛紜國未足而民先病其後梁廷棟復效爲畝加三釐之議科斂誅求脂膏已竭而朘削更深致愁怨無聊者多靡然從盜推厥禍首非自嚴而誰

可者。先後列上。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覈隱田。增關課。皆瑣屑權宜之計。民以重困。

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劉鴻訓免。尋遣戍。

先是。魏忠賢雖敗。其黨猶滿朝。言路新進者。羣起擊之。諸執政李國㮲等。故嘗事忠賢。不敢有所別白。鴻訓至閣。毅然主持。次第斥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孫之獬。之獬。爲侍講。聞要典將毀。詣閣力爭。且慟哭。天下笑之。之獬。淄川人。阮大鋮等。人情大快。而羣奸餘黨。恨刺骨。帝數召見廷臣。鴻訓應對獨敏。謂民困由吏治失。請帝久任責成。帝嘉納之。至是。惠安伯張慶臻。偉孫。曾總督京營。敕內有兼轄捕營語。提督鄭其

心以非舊例。舊例督京營者不轄巡捕軍。論之命覈中書改敕之故。下舍人田嘉璧獄而給事中李覺斯廣州東莞人。言事由兵部具稾送輔臣審定中書繕寫兵部及輔臣皆當問帝心疑其事乃御便殿問諸閣臣皆云不知帝怒令廷臣劾奏于是覺斯言慶臻納賄御史吳玉壽陽人。言鴻訓主使而帝閱兵部揭有鴻訓批西司房語帝意謂事已大著卽令內閣擬旨閣臣合詞申辯不納遂落鴻訓職謫戍代州兵部尙書王在晉削籍慶臻以世臣停祿三年。後鴻訓卒于戍所福王時復官。

十一月召對廷臣于文華殿禮部侍郎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以罪削職都給事中章允儒南昌人。等降謫有差。

詔會推閣臣。廷臣列吏部侍郎成基命。字靖之。大名人。及謙益等名以上。時同推者。鄭以偉。李騰芳。孫愼行。何如寵。薛三省。盛以宏。羅喻義。王永光。曹于汴。凡十一人。鄭以偉。字子器。上饒人。何如寵。字康侯。桐城人。薛三省。字魯淑。定海人。羅喻義。益陽人。禮部尚書溫體仁。字長卿。烏程人。以無素望不與。侍郎周延儒字玉繩宜興人。方奏對稱旨。先是。錦州兵譁。袁崇煥請給餉。帝召問諸大臣。皆請發內帑。延儒獨進曰。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寧遠譁。餉之。錦州譁。復餉之。各邊效尤。帑將安給。帝曰。卿謂如何。延儒曰。事迫不得不發。但當求經久之策。帝悅曰。卿言是也。降旨責羣臣。越數日。復召問延儒曰。餉莫如粟。山海積粟不缺也。缺銀耳。何故譁。安知非驕弁搆煽。以脅崇煥邪。帝方疑邊將要挾。聞延儒言。復悅曰。卿言是。由此屬意延儒。亦弗及。體仁揣帝意必疑。遂上疏訐謙益前典試浙江關節受賄。不當與閣臣選。謙益于天啟二年。典試浙江。有奸人金保元。徐時敏。僞作關節。用俚俗詩一朝平步上青天句。分置七義結尾。授舉子錢千秋。遂中式。千秋本能文。本房薦擬第二。主司抑置第四。知爲

錢謙益關節一事眞偽雖不可知然前此草率具獄特溫體仁已官禮部何不聞特疏糾陳乃因不與廷推輒假公直之名潛行傾

保元時敏所賣與之閧。事傳京師。爲部科磨勘者所發。謙益大駭。卽具疏劾二奸。及千秋。俱下吏論戍。謙益亦奪俸。二奸尋斃。千秋遇赦釋還。事已七年矣。至是。體仁以枚卜不與。疑謙益實沮之。遂復發其事。帝果心動。次日召對閣部科道諸臣于文華殿。命體仁謙益皆至。謙益不虞體仁之劾已也。辭頗屈。而體仁盛氣詆謙益。言如泉湧。因進曰。臣職非言官。不可言。會推不與。宜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謙益結黨受賄。舉朝無一人言者。臣不忍見皇上孤立于上。是以不得不言。帝久疑廷臣植黨。聞體仁言。輒稱善。而執政皆言謙益無罪。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爭尤力。且言體仁熱中觖望。如謙益當糾。何俟今日。體仁曰。前此謙益皆閧黨。今者糾之。正爲朝廷慎用人耳。如允儒言。乃眞黨

乾章允儒斥其熱中觖望實洞見癥結之言體仁顧以謙益昔曾爲解允爲理窮辭遁殊不思科目國家名器夤緣干進犯卽當戮設如所言則謙益或與枚卜覽可不加窮治爾來僚散秩皆可聽其公行舞弊乎如此閃爍支離莊烈尚深信而亟賞之甚矣其蔽也

也。允儒曰。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天啟朝可鑒。帝怒。命禮部進千秋卷。責謙益。謙益引罪。帝嘆曰。微體仁。朕幾誤。遂叱允儒下獄。并切責諸大臣。時大臣無助體仁者。獨延儒奏曰。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卽言徒取禍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卽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謫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罷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爲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卽疏救。不聽。溫體仁旣訐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詆九華。贊化。爲謙益

私黨。帝以爲然。秉獨召爌等于內殿。諭進言者不憂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于朝堂。畛域橫分于官府。非國之福也。不納。毛九華。掖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恤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應之。三邊饑軍亦羣起爲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氓徐自定耳。已而帝從給事中劉懋臨潼人。議。裁驛站冗卒。事在明年。山陝游民仰驛糈者。無所得食。皆從賊。

韓爌等定詔審定爰書自當持正詳覈俾奸徒不至漏網乃始則托言不知內侍繼復以法非所習爲詞而王永光亦以不諳刑名自諉曾不計逆璫之朋謀害政實國法所難寬顧以廣搜樹怨爲慮而甘爲之容私曲殉其心豈可復問

己巳二年春正月周道登罷

道登嘗召對帝問宰相須用讀書人何解對曰容臣至閣中檢閱回奏帝有愠色又問章奏內多有情面二字何也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左右皆匿笑道登前在禮部參有爭執及柄政後排正人庇私交屢爲言路所劾帝悉下其章廷議尚書王永光等言所劾有據遂放歸

三月定逆案

詔定魏忠賢逆案閣臣韓爌等不欲廣搜樹怨列上者少帝不懌令以贊導擁戴頌美諂附爲目因曰忠賢一內豎耳苟非外廷助虐何遽至此且內廷同惡者亦當入爌等以不知內侍爲對帝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

喬允升等所定之案雖若羅列無遺然其擬服上刑者類皆已經正辟之人而擁戴像上祠及諂附亦槩從城旦且所坐失偷究不免于陰行庇護以懲奸逆重事而諸臣瞻顧遷延竟不克持明允以昭烱戒明季朝臣積習頹壞于此可見安得不淪于亡

閱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黨頌疏可案名悉入爌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職在調旨三尺法非所習帝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問之以不習刑名對乃詔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審定于是案所羅列幾無脫遺至是上之帝親加裁定自魏忠賢客氏依謀反大逆律磔死外以六等定罪曰首逆同謀崔呈秀及魏良卿侯國興等六人俱立斬曰交結近侍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許顯純等十九人俱斬秋後處決曰交結近侍次等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楊維垣等十一人及逆孽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俱充軍曰諂附擁戴太監李實等十五人亦俱充軍曰交結

莊烈承天啟廢弛之後力爲整頓尚有志于明作有爲但其燭理不明加以多疑偏執往往于瑣屑處委曲推尋小過或偶見搜求巨惡轉任其朦蔽所以賢奸雜進刑賞乖方暮改朝

近侍又次等。顧秉謙。馮銓。王紹徽等一百二十八人。俱坐徒三年。贖爲民。曰交結近侍減等。黃立極等四十四人。俱革職閒住。又于諸人姓名下。各注所犯。刊布中外知之。方案初定。張瑞圖來宗道及賈繼春皆不與。帝召見閣臣。及允升。于泚。于平臺詰之。閣臣等以瑞圖宗道。無實狀對。帝曰。瑞圖工書。爲忠賢所愛。宗道爲崔呈秀父請䘏典。中有在天之靈語。非實狀耶。又問繼春對曰。繼春雖反覆。然持論亦有可取。帝曰。惟反覆。故爲眞小人。三人遂俱論徒。

以楊鶴字修齡。武陵人。總督三邊軍務。捕流賊。鶴初官僉都御史。忤魏忠賢罷去。帝卽位。復官。進左副都御史。上言。自大兵大疫。加派頻仍。小民之元氣傷。遼左黔蜀。喪師失律。封疆之元氣傷。搢紳搆黨。彼此相傾。逆閹乘之。誅鋤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百脈未調。風邪易入。急當培養。而陛下事事厲精。臨軒面質。或問之而未必盡知。事下六曹。或呼之而未必立應。致干聖怒。數取譴謫。竊以爲過矣。今一切民

更迄無定見其受病不在精察之有餘而在英斷之不足楊鶴乃托培養元氣爲名轉以事事厲精爲太過實爲謬妄是不過懼大權在上不能逞所欲爲遂不顧其詞之害理果如所請依成法而委任責成則必至高拱無爲而後已視神宗廢弛又何以異乎

生國計。吏治邊防。宜取祖宗成法。委任責成。嚴爲之程寬爲之地。圖之以漸。鎮之以靜。何慮不臻太平哉。報聞。

關中寇熾。總督缺人。乃拜鶴兵部尚書。總督軍務討賊。

先是。王大梁由畧陽逼漢中。餘賊犯洛川。淳化等十餘州縣。固原逃兵周大旺等。掠涇陽富平。及鶴至。商洛道參政劉應遇。已先擊斬王二于白水。又追斬大梁于漢南。餘衆逃入山中。藏之幾盡。督糧道參議洪承疇。泉州南安人。擊破王左掛。幾擒之。會雷雨遁去。副將賀虎臣。保定人。捕斬周大旺等。賊渠多就誅滅。鶴不能撫綏。于是繼起者益衆。延安。榆林閒。隨處皆賊。故事。總督大臣。率用邊撫知兵者。鶴素不膺軍旅之任。廟堂遽用之。備禦方畧。莫知爲計。後遂一意主撫。卒以此敗。

夏五月。乙酉朔。日食。

帝以日食失驗。欲罪臺官。時大統歷推食三分二十四杪。回回歷推食五分五十二杪。徐光啟依西法預推。順天府食二分有奇。應天食六分有奇。瓊州食既。大寧以北不食。至期。光啟法驗。大統回回歷皆疎。回回歷出西域。洪武中置科。隸欽天監與大統法參用。禮部尚書徐光啟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嘗當食不食。無怪今日之失。宜及時修治。參用西法。光啟以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緯度。地有經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眞會。視會。皆古所未聞。惟西法有之。宜取其歷法。參互考訂。與大統法。會同歸一。從之。詔西洋人龍華民推步。光啟爲監督。華民卒。更徵湯若望代之。西法之行自此始。西洋新法。其初大約與回回歷相同。周天三百六十度。度六十分。分六十杪。一日十二時。時八刻。刻十五分。有閏日無閏月。迨入中國。又通融中法。始復置閏月之類。窮推詳測。益加精密。于是授時大統之說漸絀。

六月。袁崇煥殺總兵官毛文龍于雙島。在今奉天府寧海縣西南海中。

崇煥素弗善文龍。大學士錢龍錫以崇煥召對時有五年復遼語。因造寓詢方畧。崇煥曰。恢復當自東江始。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易易耳。比崇煥莅鎮。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不讓。崇煥益不悅。遂決意誅之。至是以閱兵爲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怫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滋不懌。遂以六月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參將謝尚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上。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拜畢。登山。因詰文龍違令

袁崇煥雖稍有才畧而粗率自用前此平臺召對已為大言不慚至毛文龍雖慓悍不馴初未顯然跋扈崇煥即欲加裁制要自有控馭之方縱非在當誅亦應請命于上乃以禮節微嫌輒行誘殺其專擅之罪較張浚之殺曲端為更甚莊烈既心駭其事非但不加責備轉用優旨報聞實非馭將之體即因邊事委

數事。文龍抗辨。崇煥厲聲叱之。命去冠帶縶縛。文龍猶倔强。崇煥數以十二罪當斬。數畢。文龍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從官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退之。乃頓首請旨。出尚方劍。斬文龍于帳前。然後出諭其部卒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皆不敢動。分其兵為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及副將陳繼盛等領之。遂還。具狀以上。帝驟聞意殊駭。既念文龍已死。方任崇煥。乃優旨褒答。崇煥又上言。東江不能更置帥。即以副將繼盛攝之。于計便。又慮部下為變。請增餉銀至十八萬。帝皆報可。自文龍專閫海外。前後章奏。或多虛張失實。部下健兒勁卒。不下二萬餘。崇

任方切亦何至廢法濫恩若此且崇煥于東江重鎮不復議置帥臣致島衆益孤劉興治遂據以滋亂而處部下爲變即請增給餉銀雖後此魏呈潤論奏終不能除虛糜之弊崇煥之措置乖方大畧可知莊烈忍爲報可而不復加籌度其優柔自快更可概見矣

煥恐其跋扈難制，故必欲殺之。然東江屹然巨鎮，自文龍死，勢日衰弱。且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明年，參將劉興治殺陳繼盛等十一人以叛。

秋八月。總督雲貴川湖廣西軍務朱燮元平水西蠻。

先是王三善遇害，貴州官軍屢爲安邦彥所敗。廷議以川師不協助，宜令一人統之。時蔡復一爲貴州總督，但轄雲貴湖廣而不及四川。復一嘗遣總理魯欽擣織金賊巢。鑿山開道，攀藤穿竇而入。斬首千餘級，窮搜不得邦彥而還。復一以鄰境不協討，致賊未滅。請敕四川出兵爲掎角，詔可之。已而欽爲賊所乘，兵潰，復一自劾，遂罷去。蔡復一，字敬夫，同安人。魯欽，長清人。乃晉燮元兵部尚書，總督五省軍，駐遵義。事在天啟五年。明年。燮元賂賊黨殺奢寅。寅凶淫甚，有阿引者受燮元金，乘寅醉殺之。崇明年老無能爲。邦彥亦乞撫。燮元聞于朝，許之。未幾

燮元以父喪去。賊復熾。帝元年。起燮元故官。兼撫貴州。至是燮元徵雲南兵下烏撒。四川兵出永寧。下畢節。而自率大兵駐陸廣。逼大方。貴州總兵許成名由永寧。復赤水。明衛。在大定府畢節縣西。與四川敘永廳接界。以赤水河名。今廢。邦彥與崇明合衆十餘萬來攻。燮元令成名佯退誘賊。而遣兵三路搗其巢。四川總兵侯良柱。字朝石。永寧衛人。副使劉可訓。澧州人。遇賊于永寧。與成名合擊。大破之。斬崇明。邦彥。俘數千人。積年巨寇始盡。自崇明。邦彥相繼作亂。雲。貴。諸苗出沒為患。副使朱家民與許成名等討平盤江以外諸蠻。相度要害。築城置戍。盧井畢備。道途晏然。又以盤江居雲貴交。兩崖壁立。水深無底。廣二十餘丈。乃仿瀾滄橋制。置鐵索鐵柱。橫木為板橋。建皮樓。築月城。以護之。遂為永利。朱家民字同人。曲靖人。盤江。註見前。盤江橋。在南籠府安南縣東。亦曰鐵索橋。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下遵化。
我
太宗文皇帝親督大軍入龍井關。以蒙古喀爾沁台吉布爾噶圖。會受賞入邊。用爲嚮導。遂攻克洪山口。在遵化州北少東。有關城。別將克大安口。在遵化州西北。亦有關城。會于遵化。山海關總兵官趙率教入援。戰死。全軍覆沒。率教馳抵三屯營。總兵朱國彥不令入。遂戰死。已城將破。國彥冠帶。西向稽首。與妻張氏並投繯死。三屯營。在遵化州東。今設副將駐守。巡撫王元雅。太原人。及保定推官李獻明。時獻明以察核官庫在城。或曰。此邑非君所轄。去無罪。獻明正色曰。莫非王土。安敢見危避難。獻明。字思皇。壽光人。永平推官何天球。廣東人。理遵化軍餉。遵化知縣徐澤。字兌若。襄陽人。前任知縣武起潛。字用潛進

賢人、等。憑城拒守。城破。皆死之。教諭崔毓齡。中軍彭文炳。守備徐聯芳。並死焉。

太宗文皇帝嘉元雅忠。命賜棺殮。聞曰。燕京始得報。帝召見廷臣于平臺。諸方畧、侍郎周延儒言。本兵備禦疎忽。調度乖張。檢討項煜長洲人。繼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夔。將士震悚。彊敵宵遁。帝頷之。遂下尚書王洽臨邑人。于獄。洽雅負時望。而應變非所長。帝方惡廷臣玩愒。故于洽不少貸。未幾竟瘐死。以成基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召孫承宗復為兵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視師通州。基命。請速召還故輔承宗。任以兵事。帝然之。乃即命基命入閣。而立召承宗至。入對。具陳方畧。帝稱善曰。卿且為朕保護京師。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即周閱都城。五

鼓而畢。復出閱重城。明日夜半。忽傳旨守通州。時烽火徧郊。承宗從二十七騎疾馳抵通州。門者幾不納。既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韓城人。御史方大任桐城人。總兵官楊國棟登陴固守。而以間復馬蘭在遵化州西北。有關城。今爲馬蘭鎮。設總兵官。三屯二城。總兵官滿桂。督師袁崇煥先後入援。

時

大清兵越薊州而西。徇三河。擊走宣大援兵。遂下順義。我

太宗文皇帝命傳諭各城。諭曰。爾國庇葉赫而戕害我。大恨有七。我知終不相容。告

天興師。

天直我國。賜我河東地。我

太祖皇帝猶願和好。爾國不從。

天又賜我河西地。我復累次願和。而爾主頻加欺凌。故今日興

師而來。順者撫。逆者誅。天運循環。得天者興。人豈能爲。非我恃强逞兵也。因進軍薄京城。營于城北土城關之東。總兵官滿桂入援。以五千騎先至。屯德勝門外。

大兵至。桂進戰。城上發大礮佐之。誤傷桂軍。桂亦負傷。帝遣中官勞以羊酒。令入休甕城。崇煥聞警。即帥祖大壽何可綱等入衛。所過諸城。皆留兵以守。既至京師。帝甚喜。命盡統諸道援軍。與桂。大壽俱召見平臺。慰勞備至。崇煥請入城休兵。不許。請屯兵外城。如滿桂例。亦不許。

詔天下鎮。巡官勤王。

于是宣大總督。及宣府保定河南山東山西各巡撫。皆奏帥師入衛。詔應天。鳳陽。陝西。鄖陽。浙江。巡撫。俱勤王。

已而山西援兵潰于良鄉。遂巡撫耿如杞總兵官張鴻功下獄。

十二月。下督師袁崇煥于獄。總兵官祖大壽擁衆奔出關。

初。崇煥嘗建議請和。欲藉此緩師。以修理故疆。我

大清方有事朝鮮。亦欲假是以阻其兵。因得一意東討。乃遣使以書相往來。已而崇煥奉旨戒諭。言路亦以爲非計。事尋止。後崇煥復以書詢錢龍錫。龍錫亦沮之。及

大清兵深入所破隘口。皆薊遼總督劉策字範董武定人所轄。崇煥千里赴援。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擁兵坐視。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召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會崇煥營沙窩門外。伏兵隘口。我

大軍分道夾擊盡殲之崇煥復移營城東南隅豎立柵木

大軍列陣逼營不戰而還會我

大清設間令所獲宦官知之時大軍先獲明宦官二人令副將高鴻中等守之及是鴻中等承太宗文皇帝密計于二宦官前作耳語于今日撤兵乃上計也頃見上單騎向敵敵有二人來見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臥竊聽悉誌其言遂陰縱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遂信之不疑召見崇煥及大壽干平臺詰崇煥以殺毛文龍故且責其援兵逗遛縛付詔獄成基命叩頭請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兵臨城下非他時比帝不省大壽在旁股慄懼并誅出即與何可綱擁衆東走毀山海關去遠近大震大壽先嘗坐事當死賴

崇煥救免。基命言于帝。就獄中取崇煥手書招之。督師孫承宗亦遣馬世龍追撫（世龍先以罪繫獄時已釋出。立功自効。）密令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大壽如其言。帝優旨答之。命承宗移鎮關門。大壽斂兵待命。（可綱亦歸。）

我

大清兵薄永定門。武經畧滿桂及總兵官孫祖壽（字必之。昌平人。）俱戰歿。

我

大清兵既薄京城。諸貝勒大臣等咸請進攻。

太宗文皇帝不許。兩遣使齎書議和。遂自德勝門移營南苑。已而分兵下固安。克良鄉。知縣党還醇（字子貞。三原人。）死之。（教諭安上

蓮。訓導李廷表典史史之棟驛丞楊其禮皆死焉。回軍至盧溝橋。副總兵申甫結車營以拒。

大清兵繞出其後盡殲之。申甫者僧也。好談兵。私製戰車火器。庶吉士金聲薦之。帝立召見。取其車入覽。即擢副總兵。令募新軍。改聲御史監之。甫倉卒召募。皆市井游手。軍裝戎器。又不時給。及戰。御車者皆惶懼不能轉。殲戮殆盡。甫亦陣亡。金聲字正希。休寧人。遂南薄永定門。時以袁崇煥下獄。特設文武兩經畧。以尚書梁廷棟。鄢陵人。及滿桂為之。屯西直安定二門。帝趣桂出師。桂言衆寡勢殊。未可輕戰。中使趣之急。不得已。乃督孫祖壽等。移營南城外三里許。列柵以待。明日昧爽。

大清以精騎四面蹙之。桂及祖壽等戰不支。遂俱歿。京師大震。時帝不視朝。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順天府尹劉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

錢龍錫阻抑邪黨。其立身尚有可稱。至袁崇煥擅殺島帥。豈關龍錫主謀。且當時尚未罪擅殺之人。顧事後輒因過寓一言。坐局外者以發蹤指示。豈爲平允。奸人借端抨擊。伎倆往往如斯。莊烈始猶戒勿苛求。迨再疏力攻。遂不免意移色動。放還未久。逮繫旋加。幾至沉寃西市。前此熊廷弼之獄。楊左皆坐以慘毒殞身。莊烈豈無聞見。何羣小蔽尤羅織。竟不一加深察耶。

動上者。乃疏言國勢彊弱。視人心安危。乞延見百僚。諭以固守。外無他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

錢龍錫罷。

御史高捷。寧晉人。史𡎺。清苑人。本閹黨王永光引用之。頗爲龍錫所扼。兩人因是大恨。方袁崇煥之殺毛文龍也。報疏有輔臣龍錫爲此一事。低徊過臣寓語。而崇煥欲成和議。嘗以書商于龍錫。及是崇煥已下獄。捷𡎺遂上言以通欵殺將。皆龍錫發蹤指示。宜與崇煥並罪。帝以龍錫忠愼。戒無過求。龍錫抗章申辨。捷𡎺再疏力攻。詞益危切。帝意頗動。龍錫再辨引疾。乃即放歸。時兵事方棘。未暇竟也。

以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字宏載會稽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延儒性機警善伺意指以會推不預與溫體仁比數為言者所劾帝不聽特命入閣時都人桀黠者請以私財聚衆助官軍如寵力言其叵測會帝得偵事者報與如寵言合由是受知象坤奉命守城祁寒不懈帝覘知之遂並命入閣

庚午 三年春正月韓爌罷

中書舍人加尚寶卿原抱奇（故由輸貲進）以爌為袁崇煥座主遂劾爌主和誤國宜與錢龍錫並罷帝重去爌貶抱奇秩無何庶子丁進（上虞人）以遷擢愆期怨爌亦劾之而

工部主事李逢申上海人劾疏復繼上爌三疏引疾歸爌先
後作相老成愼重引正人抑邪黨天下稱其賢初熊廷
弼既死傳首九邊屍不得歸葬後其子詣闕疏請爌言
于帝曰廷弼之死由逆閹欲殺楊漣左光斗誣以行賄
因盡殺漣等復懸坐廷弼贓銀刑及妻孥此冤之甚者
帝乃許
收葬

兵部侍郎劉之綸字元誠宜賓人帥兵至遵化敗歿
之綸以庶吉士上書陳方畧帝壯之會金聲薦其知兵
帝卽召見奏對稱旨超擢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之
綸未受任時巳貸數百金製木爲西洋大小礮又製獨
輪火車偏廂車獸車皆輕捷利用而所請弓矢器甲主
者不以時應所招死士又不得衣裝賞犒費之綸以爲
言且請精兵一萬爲進取計帝亦不能盡從時滿桂方

戰歿。朝廷大震。之綸冒風雪。誓師前進。越通州而東。

大清兵亦已由通州東渡。克香河。進拔永平。副使鄭國昌自縊死。知府張鳳奇。推官盧成功。教諭趙允殖。副總兵焦延慶。指揮張國翰。守備程應琦。皆死。而鄭官廖汝欽及武舉唐之俊等。死者復數十人。鄭國昌。邢州人。張鳳奇。陽曲人。援兵皆觀望。獨之綸奮前。約總兵官馬世龍夾自勉趨永平牽制。而親率所部直抵遵化。距城八里。屯娘娘廟山。世龍等違約。

大清以三萬騎迎戰。兵交。之綸發火礮。頗有所擊傷。再發則礮炸。軍亂。左右請結陣徐退。之綸慨然曰。吾受天子厚恩。誓捐軀以報。戰不捷。死耳。敢言退者斬。乃再戰。自辰至酉。士殊死力鬭。矢盡。短兵接。之綸知不可爲。大呼曰。死死。負天子恩。解佩印付家人曰。持此歸報朝廷。俄

身被兩矢。遂死。全軍盡歿。世龍等在薊州。竟擁兵不救。

二月。立子慈烺為皇太子。

三月。李標罷。

標在閣稍久。頗能隨事匡益。然時方爭門戶。帝亦深疑朝臣有黨。遂連疏乞休去。家居五年卒。贈少傅。諡文節。

夏五月。我

大清兵東歸。

先是我

大清兵既取遵化永平。復拔遷安灤州。知州楊燫死之。皆留兵守之。遂分兵向山海關。守將官惟賢力戰。乃還攻撫寧。昌黎皆不下。當是時。京師道梗。孫承宗祖大壽在東。馬世

明代怯于用兵每視招撫為長策正德間馬中錫柔

龍及四方援軍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達京師始知關城尚無恙承宗遣將戍開平。營名在灤州西南與豐潤縣接界明永樂初移開平衛于此。復建昌。營名今改路在遷安縣東北有城。聲援方接我

大清復遺書議和遂旋師取道冷口關名在遷安縣東北而歸承宗始復四城。先取灤州尋復遷安遂入永平復遵化。

六月流賊陷府谷

先是陝西五鎮兵入援延綏兵中道逃歸甘肅兵譁而懼誅皆合于賊巡撫張夢鯨憂憤死詔以洪承疇代之起前總兵官杜文煥督延綏固原兵便宜討賊時王左掛等方攻宜川為官軍所蹙文煥檄諭之左掛及其黨王子順苗美等皆請降獨王嘉允不受撫其別賊從神

國之事前鑑不遠至流賊四起伏莽漸多楊鶴受命勦除不能迅加剪滅顧一味主撫事皆諱匿不言巳宜貟委任迨賊衆詭稱降順旣不審虛實之情又漫無制馭之法但于城樓設座立誓山呼事同兒戲使羣寇蔑視官軍以致灘潰日深寖成大患其後陳奇瑜熊文燦等復踵其謀賊勢燎延海內遂無寧宇雖務苟安而昧決勝當時積習相沿逃而不悟而鶴實縱寇之尤也

木渡河入山西。陷蒲縣。以下注俱見前。分道東犯趙城。洪洞汾西及霍。西掠石樓永和吉隰。及是嘉允襲破黃甫川。清水木瓜三堡。遂陷府谷。據其城。總督楊鶴方主撫。匿不奏。遣官四出招賊。于是王虎小紅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龍等。並就撫。給免死牌。安置延綏河曲間。雖不焚殺而淫掠如故。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本名張應金。獨行狼諸賊。所在蠭起。官軍東西奔擊。旋撲旋熾。終莫能盡。而延安賊張獻忠。膚施縣柳樹澗人。嘗從軍。隸延綏總兵王威麾下。犯法當斬。他將陳洪範奇其狀貌。請釋之。已乃逃去。亦聚衆據十八寨。稱八大王。已而降賊王左掛。謀以綏德叛。承疇誅之。尋又與文煥擊破獻忠于清澗。獻忠遁

去。

以禮部尚書溫體仁。吳宗達。武進人。中行從子。並兼東閣大學士。

預機務。

體仁以訐錢謙益。爲時論所惡。多發其陰事。或言體仁嘗通賂崔呈秀。杭州建逆祠。體仁作詩贈魏忠賢。又或言體仁娶娼受金。奪人產。帝愈信體仁無黨

周廷儒復援之。遂與宗達並入閣。

秋七月。磔前督師尚書袁崇煥。逮前文淵閣大學士錢龍

錫下獄。尋遣戍。

史𡎺疏言龍錫主張崇煥賣國欺君。秦檜莫過。其出都

時。以崇煥所畀重賄。轉寄姻家。巧爲營脫。帝怒。勅刑官

五日內具獄。獄上。以斬帥爲崇煥擅殺。議和則龍錫未

民窮起于官貪廷棟所言不爲無見然未聞懲官貪而先加派民之顛頷轉深所爲慨然者安在盍明季

許帝召諭廷臣于平臺置崇煥極刑。籍其家無餘貲天下冤之。逮龍錫下獄令廷臣議罪時羣小麗名逆案者方日爲翻案計𡐓等以龍錫故附東林欲借崇煥以及龍錫因龍錫以及諸異已者指崇煥爲逆首龍錫等爲逆黨更立一逆案與前案偶謀既定溫體仁王永光主之欲發自兵部尚書梁廷棟廷棟憚帝英明不敢任而止乃議龍錫大辟決不待時且用夏言故事設廠西市以待帝以龍錫無逆謀令長繫中允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復上疏申救道周忤旨貶秩調外而帝頗感動。久之帝意亦寖解乃減死戍定海衞

冬十二月增田賦

兵部尚書梁廷棟以兵食不足疏言民窮之故惟在官

耗敝之由自神宗礦稅征求日繁月削時閱數朝物力更無留餘之地及莊烈時大兵大疫元氣已竭盡無遺又軍興日增轉餉日絀雖藉口醫瘡并無可剜之肉即區區旱潤之跡未必有濟況并此不能用乎

貪。使貪風一息。即再加派民亦懽然。帝命戶部協議。尚書畢自嚴請畝加三釐。于是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合舊所增凡六百八十餘萬。海內愁怨。明年。給事中魏呈潤字中嚴。龍溪人。疏言。驛站所裁。未足充餉十一。而郵傳益困。勢必再編之于民。山海關中外兵舊額十八萬。今只十萬八千。合薊門援兵。非盜原額。而餉乃日增。不可不稽。撫按諸臣。捐貲助餉。大率索之于民。不可不禁。帝不能用。

辛未 四年。春正月。延綏饑。遣御史吳甡字鹿友。興化人。賑之。秦洊饑。至是大祲。山西以防河閉糴。斗米銀六錢。米脂清澗延長綏德之民。流亡從賊者十之七。邑幾空。帝特發帑金十萬。命甡往賑。且撫因荒從賊者。甡用西安推官史可法。字憲之。大興人。如詔書從事。人便之。

三月。賊神一魁等請降。楊鶴受之。一魁尋叛。

先是神一元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弟一魁領其眾圍慶陽。陷合水。（唐縣。今屬慶陽府。）鶴聞。移駐寧州。一魁求撫。別賊金翅鵬過天星獨頭虎上天龍等。亦先後降。鶴設御座于城樓。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設誓。或歸伍。或歸農。賊佯許之。立赦其罪。鶴以一魁最強。致其壻帳中。與同臥起。一魁果至。數以十罪。一魁伏謝。即宣詔赦之。處其眾于寧塞。鶴以賊黨茹成名桀驁。令一魁所善劉金誘誅之。其黨懼。復挾一魁以叛。而別賊李老柴田近菴等。攻陷中部。上天龍獨行狼等。復掠鄜州。勢大熾。一魁後為張應昌部將所獲。誅死。

夏四月旱

勑羣臣修省

六月副總兵曹文詔大同人敗賊于河曲

自秦寇初起延綏以北為逃軍為邊盜延綏以南為土寇為饑民邊盜則王嘉允土寇則王左掛為羣賊魁已而左掛伏誅嘉允復敗嘉允自黃甫川勾西人入犯洪承疇杜文煥擊破之竄而入晉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與秦中接壤河身最狹賊渡河往來倏忽無定入據河曲文詔絕其餉道困之嘉允遁去已復自岳陽突犯澤潞為左右所殺其黨共推王自用號紫金梁者為首自用結羣賊老𤞑𤞑曹操八金剛埽地王射塌天閻正虎滿天星破甲錐邢紅狼蝎子塊混世王等及高迎祥張獻

忠皆聚山西而上天龍過天星亦來會共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米脂人李自成世居李繼遷寨幼牧羊長充驛夫善騎射鬬狠無賴數犯法知縣晏子賓將置諸死脫去爲盜迎祥甥也偕兄子過往依之號闖將與獻忠等合。

錢象坤罷。

象坤溫體仁門生也體仁入遂讓而處其下然無所附和及是御史水佳允鄞縣人劾兵部尚書梁廷棟廷棟不得旨即奏辨廷棟故出象坤門佳允疑象坤洩之語侵象坤周延儒惡廷棟並惡象坤象坤遂引疾歸廷棟落職。

秋八月我

大清兵圍大凌城。

遼東巡撫邱禾嘉（貴州新添衛人）議築廣寧、義州、右屯三城。孫承宗謂廣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進。遂以七月興工，築甫竣，我

大清兵已抵城下，掘濠樹柵，四面合圍，別遣一軍截錦州大道，城外堠臺皆下。城中兵出，悉敗還。禾嘉聞之，與總兵官吳襄（遼東中後所人）、宋偉合軍赴援，敗還。復夜渡小淩河，次長山（在錦州府錦縣東南，峯巒綿亘，四山錯列，因名），連戰大潰。監軍道張春（字泰宇，同州人）及副將祖大樂等被執，諸將張吉甫等戰歿。總兵官祖大壽堅守不敢出，城援自此絕。至冬，大淩糧盡，食人馬。

大清屢移書招之。大壽許諾。副將何可綱不從。大壽遂殺可綱。與副將張存仁等。降于我

大清。大壽言妻子在錦州。請歸設計誘降守者。遂縱歸。大壽入錦州。未得間。而禾嘉知其納欵狀。具奏聞于朝。帝于大壽欲羈縻之。弗究也。張春見執。諭降不屈。久之乃死。

何如寵罷

如寵官禮部時。貧宗婚嫁。格于有司者。千餘人。用如寵言。獲婚嫁者過千。帝欲族袁崇煥。以如寵言得免。及入閣。爲周延儒溫體仁所扼。連疏乞罷歸。久之卒。

九月。復遣中官王應朝等監視諸邊軍餉。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

帝初盡撤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見廷臣競門戶。不足

倚。乃復遣王應朝鄧希詔等。監視關寧宣大山西軍馬、以彛憲有心計。令鉤校戸工二部。如塗文輔故事。文輔。魏忠賢黨。大敵中。總督太倉節慎二庫。名其署日戸工總部。吏部尚書閔洪學。烏程人。珪曾孫。率廷臣力爭。帝日。諸臣若殫心爲國。朕亦何藉内臣。衆不能對。然諸監率多侵尅軍貲。臨陣先走。戎務益壞。

下楊鶴獄。遣戍。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

御史謝三賓。鄞縣人。及巡按御史吳甡。劾鶴主撫誤國。逮下獄。戍袁州。以承疇代。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

十一月。孫承宗罷。

長山之敗。言者論禾嘉及承宗築城起釁。承宗遂引疾

歸。禾嘉先已調南京太僕卿。遂還京。引疾歸。

閏月。登州遊擊孔有德等反。

有德與耿仲明李九成。皆毛文龍部曲。文龍死。走入登州。登萊巡撫孫元化字初陽。嘉定縣人。官遼久。孫承宗袁崇煥俱辟為贊畫。以前兵備推巡撫。素言遼人可用。乃以有德仲明為遊擊。九成亦為偏裨。大凌圍急。元化遣有德等赴援。抵吳橋。天大雨雪。衆無所得食。一卒與諸生角。有德笞之。衆大譁。九成先賫銀市馬塞上。用盡無以還。適至。聞衆怨。遂與其子應元。帥部卒刦有德。有德從之。還兵大掠。陷陵縣臨邑商河。殘齊東。圍德平。既而舍去。陷青城。元縣。今屬武定府。新城。亦元縣。今屬濟南府。而新城受禍尤酷。知縣秦三輔。訓導王協中。禦之。並死。初。新城邑紳王

亂兵鼓譟乃法所必誅即其捲甲還趨亦因本無巢窟可恃余大成孫元化苟能出兵夾擊自可指顧成擒乃竟狃于招撫之謀檄所過勿行邀截使其從容直抵登州重城遽陷及劉宇烈督師進討復以撫議為賊所愚致萊郡旋被攻圍竟不敢加遺一矢此元化等相繼逮治朱大典一意進兵不數月間悉臻蕩定可知叛卒揭竿倡亂本易剪除其得以拒守經年實由于將兵者之遲疑不進輒撫成效即此了然彼欲懸心示以招賊者真不

象春有莊在吳橋。有德屯兵其地。卒或攫雞犬以食。王氏子怒訴之。有德。有德笞卒以徇。遂以激變。及賊至新城。以釁由王氏。焚殺甚慘。秦三輔。三原人。山東巡撫余大成。江寧人。聞變。遣兵往禦。連敗。乃移兵追賊。而元化軍亦至。與大成皆力主撫。檄賊所過郡縣無邀擊。于是賊佯許元化降。遂抵登州。元化遣將張燾。率遼兵駐城外。總兵官張可大。字觀甫。世襲南京羽林衛指揮。發南兵拒賊。戰方勝。燾遽退。可大兵遂敗。燾兵半降賊。賊遣歸為內應。士民爭請弗容入。元化不從。中軍耿仲明。都司陳光福等。夕舉火導賊自東門入城。遂陷。事在明年正月。元化自刎不殊。與同城各官俱執。惟可大死之。殺其妻陳氏。自縊于署。有德乃推九成為主。已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關防。檄州縣兵餉。而令元化移書大成求

撫。大成聞于朝。爲言官所劾。帝革大成、元化職。候勘。元化尋爲賊縱。航海歸。與大成俱下獄。大成論戍。元化棄市。元化故與徐光啟善。光啟與周延儒圖救之。卒不得。

壬申 五年春正月。延綏賊陷宜君、鄜州。

先是降賊夜襲甘泉。河西道張允登漢川人。遇害。允登與知縣郭永固。嬰城拒守、城陷俱死之。及是混天猴僞爲米商至宜君。知縣不知。聽之入城。遂陷。尋復陷鄜州。兵備僉事郭應響死之。

時曹文詔方于稷山擊斬點燈子。即趙四兒。名勝。往來秦晉。沿河州縣。進犯沁水之竇莊。莊在城。故殉難副使張銓里居也。時銓子道濬、道澤。皆官京師。衆將棄去。銓妻霍氏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于家。不愈死于野乎。躬率僮僕共守。殺賊甚衆。賊不能克而退。冀北道王肇生表曰夫人城。點燈子尋爲文詔所敗。遁去被獲。伏誅。師還。擢臨洮總兵官。乃與巡撫練國事、字君豫。永城人。總兵官楊嘉謨等。分道擊賊。混天猴尋

爲守備馬科部卒所斬。

夏五月。以禮部尚書鄭以偉徐光啟。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以偉讀書過目不忘。而不能票擬。章疏中有何況二字。誤以爲人名也。擬旨提問。帝駁改始悟。自是詞臣爲帝所輕。遂諭館員須歷外僚。而閣臣自是不專用翰林。光啟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入閣年已老。周延儒溫體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以偉光啟相繼卒。御史以二人蓋棺之日。囊無餘貲。請優卹。以媿貪墨。以偉得謚文恪。光啟得謚文定。

六月。京師大雨水。

秋七月。以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

八月。總兵官曹文詔等。連敗賊于平涼慶陽。

先是文詔與遊擊左光先等。分剿綏德宜君清澗米脂諸賊。皆大捷。埽地王授首。神一魁餘黨紅軍友李都司杜三楊老柴等。屯鎮原。將犯平涼。巡撫練國事。檄甘肅總兵楊嘉謨副將王性善扼之。賊走慶陽。文詔從鄜州間道至。與嘉謨性善合。大戰西濠。砦名。在平涼府鎮原縣北。斬千級。生擒杜三楊老柴。餘黨糾他賊破華亭。靖縣。今屬平涼府。攻莊浪。注見前。文詔嘉謨掩擊。縱反間給其黨。殺紅軍友。蹙敗之水落城。在平涼府莊浪縣東南。金置縣于此。元省。追至靜寧州。注見前。賊奔據唐毛山。在延安府保安縣西北。與慶陽府安化縣接界。遊擊曹變蛟從文詔先登殄其衆。至是可天飛郝臨菴劉道江獨行狼李都司

等連兵圍合水。注見前。文詔往救。賊匿精銳以千騎逆戰誘抵南原。伏大起。城上人驚疑相告曰。曹將軍沒矣。而文詔馳矛左右突。匹馬縈萬衆中。諸軍望見夾擊。賊大敗。僵屍蔽野。餘衆走銅川橋。在安化縣西。大敗之。越日文詔復與寧夏總兵賀虎臣。固原總兵楊騏。破賊于甘泉之虎兕凹。會總督洪承疇師次平涼。擊斬可天飛李都司。降白廣恩。餘賊分竄者。文詔追蹙之耀州錐子山。其黨殺獨行狼郝臨菴以降。承疇戮四百人。餘皆散遣。關中巨寇畧盡。文詔在陝。大小數十戰。巡撫范復粹論奏首功第一。而洪承疇抑不敘。巡按御史吳甡推獎甚至。復粹復爲上疏。兵部抑其功。卒不敘。復粹。登州府黃縣人。

以朱大典字延之。金華人。督軍討登萊賊。

初。余大成。孫元化。既論罪。朝廷以徐從治爲山東巡撫謝璉字君實、監利人。爲登萊巡撫。並駐萊州。詔先命璉駐萊州。從治駐青州。調兵食。從治以駐青不足鎮萊人心。駐萊足係全齊命。乃與璉並受事于萊。時賊先已破黃縣。知縣吳世揚被執。罵賊死。世揚。洛陽人。陷平度。知州陳所聞拒守。城破。不屈死。所聞。文安人。還益兵攻萊。從治。璉。與總兵楊御蕃。御蕃子。肇基分陴固守。久之。外圍日急。諸援兵俱屯昌邑不敢進。從治時以間出兵掩擊。頗有斬獲。而兵部尚書熊明遇惑撫議。以主事張國臣爲贊畫。往撫諭。從治毋遽出兵壞撫局。從治力言不可。三上疏于朝。語極切至。朝議以兩撫臣並困圍中。乃議設總督。以侍郎劉宇烈緜竹人。任之。統馬步軍二萬五千。勢甚盛。而宇烈素無籌畧。曰遣使講撫。賊亦以撫

愚之。已而賊用元化所製西洋大礮攻城。從治中礮死。

萊城益危。越兩月。璉復爲賊所誘。出城被執。時萊城已圍六月賊僞約降期。請文武官出城開讀。即解圍去。璉不得已。與知府朱萬年同出。獨御蕃不往。賊見璉佯叩頭涕泣。遂擄以去。即攻城。令萬年呼降。萬年厲聲曰。吾死矣。汝等宜固守。且呼御蕃急以大礮擊賊。萬年遂遇害。御蕃遂發礮。傷賊頗多。賊稍退。朱萬年。黎平人。于是舉朝痛憤。詔逮宇烈下獄。罷

尚書明遇。遂絕撫議。罷總督及登萊巡撫。不設。專任大典。督主客兵數萬。及關外勁旅四千八百餘人。合勦之。總兵金國奇。副將靳國臣。參將祖寛。及前總兵吳襄子三桂。皆屬焉。以中官高起潛監護軍餉。撫德洲。副將牟文綬馳救平度。殺賊魁陳有時。至昌邑。靳國臣祖寛爲前鋒。有德逆戰于沙河。有二。一在黄縣。一在即墨。下流俱入海。寛殊死鬬。國臣繼之。賊大敗。諸軍乘勝追至

城下。賊夜半東遁。萊州圍解。守者疑賊誘。以礮拒。起濟遣中使入諭。闔城相慶。越日。國奇等進兵黃縣。斬賊首萬三千。俘八百有奇。逃散及墜海死者無算。賊竄歸登州。官軍築長圍守之。

九月。流賊連陷山西州縣。

先是。賊將高迎祥。羅汝才。（即曹操。）張獻忠等。分道四出。連陷大寧。隰州。澤州。壽陽諸州縣。（與下注並見前。）全晉震動。部議令宣大總督張宗衡（臨清人。）駐平陽。巡撫許鼎臣（武進人。）駐汾州。分地守禦。已而李卑（字侍平。榆林人。）賀人龍（米脂人。）艾萬年（米脂人。）將關中兵至。鼎臣檄以自從。宗衡怒其不從己。檄之還。三將莫之適從。賊乘間入據磨盤山。（一名連枝山。在汾州府臨

(縣東)分其衆爲三。闖正虎據交城。窺太原。邢紅狼上天龍據吳城。(在汾州府孝義縣西南。戰國時魏吳起爲西河守築此以拒秦因名)窺汾州。紫金梁張獻忠突沁州武鄉陷遼州。

癸酉　六年。春正月。命曹文詔節制山陜諸將討賊

關中賊稍盡悉走入山西。御史張宸極言文詔威名夙著。今秦賊滅且盡。宜勅令入晉協勦。帝從之。遂有是命。文詔裹渡河。抵霍州。敗賊汾河盂縣。追及于壽陽巡撫許鼎臣遣謀士張宰先大軍嘗賊。賊驚潰。文詔追擊之斬混世王餘黨爲游擊猛如虎(本塞外降人家榆林)逐走。遇文詔兵于方山。(在壽陽縣東北壁立千仞頂方一里有池周百步)復敗五臺盂定襄壽陽賊盡平。鼎臣令文詔軍平定備太原東張應昌軍

汾州備太原西文詔連敗賊太谷范村。榆社。太原。賊幾盡。已而文詔復破賊澤州。又襲潤城。斬賊千五百有奇。紫金梁。老狪狪。自榆社走武鄉。過天星走高澤山。文詔皆擊敗之。賊避其鋒。多流入河北。

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

賊自山西分道踰太行。掠濟源清化鎮名。在懷慶府河內縣東北。為豫晉襟要地。修武。圍懷慶。官軍擊之。遁走。別賊復闌入西山。大掠順德真定間。大名兵備副使盧象昇字建斗。宜興人。力戰卻之。賊遂自邢臺摩天嶺在彰德府武安縣西北。與山西遼州接界。西下。抵武安。先是副將左良玉字崑山。臨清人。敗賊于涉縣之西陂。及是與賊戰武安。良玉大敗。河北三府所屬縣。焚劫殆遍。潞王名常淓。簡王翊鏐子。上疏告急。詔遣總兵倪寵王樸率京營兵

曹文詔勇敢無前。威名夙著。關中山右剿賊屢著成勞。即其移師會討。畿南亦每戰克捷。諸將之足以當賊者。實無出其右。且方勅以剋期平賊。正宜聽其乘銳建功。劉令譽乃以纖芥宿嫌。摭詞妄劾。實爲挾私忘公。部議又不權事理輕重。輒因巡按一言移之他鎮。致賊徒無所畏憚。出入自如。未幾而縱使渡河。鴟張益甚。悔亦何及。明季重文輕武。以致宗社邱墟。吁可慨矣。

六千赴河南。而以中官楊進朝盧九德等。監諸將軍。命曹文詔自山西移師會討。文詔敗賊懷慶。蹴其魁滾地龍。又追破老𤞑𤞑于濟源。而諸將李卑。艾萬年。湯九州。石埭人。鄧玘。四川人。及良玉等。會文詔兵。先後與賊戰。皆勝之。未幾。帝勅諸將速平賊。限以三月。而文詔爲巡按御史劉令譽所劾。調大同總兵。初。文詔在洪洞。與里居御史劉令譽忤。及是令譽按河南。文詔與見。語復相失。令譽遂摭他事劾之。部議文詔怙勢而驕。調之大同。賊所憚惟文詔。既去。益無忌矣。

官軍復登州。山東平。

登州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其北有水城與大城相接。開水門以通海船。賊恃此可走。故不下。及被圍久。李九成出城搏戰。官軍鹹之于陣。賊渠五。已殲其二。五人者。李九成

孔有德。耿仲明。毛承祿。陳有時也。有時先已就戮。及是。九成亦死。氣大沮。至是祖寬等奪其水門外護墻。益大懼。有德載子女財帛先出海。仲明以單舸繼之。皆遁。官軍遂入大城。攻水城不下。遊擊劉良佐獻轟城策。匿人永福寺中。穴城置火藥發之。城崩。官軍遂入。賊退保蓬萊閣。在府城北丹崖山下。臨海岸。宋治平中建。朱大典招之。始釋甲。俘千餘人。自縊及投海死甚衆。有德等走旅順。島帥黃龍遼東人。邀擊。擒毛承祿陳光福等。斬九成子應元。惟有德仲明逸去。乃獻承祿于朝。磔之。有德仲明俱降于我

大清。

夏六月。周延儒罷。

延儒爲首輔。溫體仁欲奪其位。務爲柔佞取悅于帝。帝漸向之。復曲謹以媚延儒。而陰伺其隙。延儒不知也。體仁與王永光。欲起逆案。王之臣呂純如。帝以之臣問延儒。對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帝悟而止。體仁益大恨。會延儒子弟家人暴邑中。邑中民爇其廬。所用巡撫孫元化。復陷登州。于是言路交章劾延儒。併謂其受巨盜神一魁賄。帝意頗動。體仁復嗾給事中陳贊化劾延儒昵武弁李元功。招搖罔利。且謂延儒至謂陛下爲羲皇上人。語悖逆。帝大怒。下元功詔獄窮治。延儒覬體仁爲援。體仁不應。延儒大窘。引疾歸。體仁遂爲首輔。延儒既罷。其臣惡體仁。當國。勸帝復召。何如寵。如寵固辭。給事中王紹傑言。君子小人不並立。如寵瞻顧不前。體仁宜思

自處帝爲讁紹傑于外。如寵卒餠不入。如寵操行恬雅與物無競後卒。福王時追謚文端。

秋七月。我

大清兵取旅順。總兵官黃龍死之。

孔有德耿仲明怨龍邀擊。必欲報之。會鴨綠江有警。龍遣水師往援。旅順空虛。有德等遂導

大清兵襲其城。龍數戰皆敗。火藥矢石俱盡。自刎死。部將李惟鸞項祚臨樊化龍張大祿尚可義俱死焉。廣鹿島在奉天府寧海縣西北海中。副將尚可喜。故與龍相掎角。龍既死。亦降于

大清。自是島上勢益孤。久之。將士多敗歿。諸島雖有殘卒。不能成軍。朝廷亦不更置帥。以登萊總兵遙領之而已。

九月。以錢士升字抑之嘉善人。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

務。

士升故出錢龍錫門下。龍錫出獄。周延儒詣之。極言上怒甚。挽救殊艱。龍錫深德延儒。未幾。溫體仁至龍錫述延儒語。且謝曰。非公等安得生。體仁佯曰。上固不甚怒也。聞者直體仁而惡延儒。士升以座主故。因歸心體仁。體仁亦以士升鄉人。遂引與共政。

冬十一月。以王應熊字非熊。巴縣人。何吾騶廣州香山人。並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應熊熟諳典故而性剛狠。溫體仁力援之。遂與吾騶同入閣

賊渡河。陷澠池諸縣。分掠南陽汝寧。遂犯湖廣。

賊盡集河北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等俱至左良玉湯九州扼其前京營兵躡其後賊連戰皆敗欲逸阻于河大困乃詭辭乞降監軍內臣楊進朝信之為入奏會天寒氷合賊從毛家寨徑渡河南軍無扼之者遂陷澠池伊陽盧氏巡撫元默（靜海人）督軍禦之賊竄盧氏山中由間道入內鄉大掠南陽汝寧直走湖廣所在告急賊始起陝西高迎祥最強李自成屬焉及渡河自成始別為一軍

甲戌七年春正月以陳奇瑜（字玉鉉保德州人）總督河南山陝川湖軍務討流賊

初奇瑜巡撫延綏分遣諸將擒斬諸賊渠金翅鵬一條

龍等。諸頭目凡一百七十餘人。最後刀入克延水關。一名永寧關。在延安府延川縣東南。賊鑽天哨開山斧。關負絕險。下臨黃河。賊恃其扼塞。屢攻不下。奇瑜潛師出賊不意。焚其巢。二賊俱殲。境內劇盜盡平。奇瑜威名大著。至是。賊躪豫楚。廷議以諸撫鎮事權不一。請設大臣統之。乃進奇瑜兵部侍郎。總督五省軍務。專辦流賊。時又以大名道盧象昇知兵。命撫治鄖陽。

賊自鄖陽渡漢。遂入四川。陷夔州。

賊渡漢。薄穀城。集六路諸賊。老狪狪過天星等。犯襄陽。分陷紫陽。明縣。正德中置。平利。唐縣。今與紫陽俱屬興安州。南入四川。掠歸巴彝陵等六州縣。遂陷夔州。署府事同知何承光。貴州鎮遠人。死之。時副使以下皆逃。承光督吏民城守。力竭無援。城遂陷。承光整冠帶危坐。賊入殺之。自賊起陝西。轉寇山西河南湖廣四川。摧陷州縣數十。未有破大郡

者。夔州地稱天險。及是失守。遠近震動。賊既陷夔州。又犯大寧。知縣高
日臨被執。罵賊不屈。賊碎其體而焚之。訓導高錫。及妻
女。巡檢陳國俊。及妻。皆遇害。又陷巫山。通江。巡檢郭贊
化陣歿。指揮王永年。田實。守備郭震辰。皆力戰死。惟梁
山。以里居中書涂原。集鄉勇伏密箐間。用竹畚囊石。乘
高擊之。傳毒弩矢。血濡縷輒斃。賊多死
傷。遂退去。　高日臨字儼若。鄱陽人。

三月丁亥朔日食。

夏四月。山西陝西饑。

山西自去年八月不雨。至于是月大饑。人相食。陝西亦
大旱。詔發帑賑之。

六月。陳奇瑜圍賊于車箱峽。峽在興安州界。非華陰縣南之車箱谷也。賊僞降。
奇瑜縱遣之。賊復叛。陷所過州縣。

先是。張獻忠等十三營流突漢南。而別賊之入四川者。

亦以阻險復還鄖陽分其軍爲三一從河南一趨淅川一向商南奇瑜乃馳至均州檄陝西練國事鄖陽盧象昇河南元默湖廣唐暉歙人四巡撫以兵遏其四面而奇瑜偕象昇督將士由竹谿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戰大破之斬三千餘級別將鄧玘等分道擊賊復連勝擒其魁十餘人又令參將賀人龍等追至紫陽凡八晝夜賊死者萬餘賊見官軍盛大懼獻忠奔商雒高迎祥李自成等悉遁入興安州之車箱峽峽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難出賊誤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或投以炬火且用石塞其口路絕無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盡脫馬乏芻死者過半自成急用其黨顧君恩謀以重寶賂

奇瑜左右及諸將帥偽請降奇瑜意輕賊有驕色遂遽許之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悉遣歸農每百人以一安撫官護之檄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賊甫出峽即大譟盡殺安撫五十餘人屠所過七州縣略陽賊數萬亦來會關中大震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京師戒嚴

我

太宗文皇帝親征察哈爾其宰桑巴圖魯噶爾瑪濟農等率衆降因旋師入邊四路並進自宣府趨應州進略大同克靈邱保安攻下城堡無數總督張宗衡總兵曹文詔張

溫體仁巧詐陰深貌爲公直以要結主知及在閣惟日以傾賢植黨爲事甚至力翻閹案變亂是非而于邊計民生皆漠然置之不問已爲誤國罪尙至流賊積行日久閣帥覆轍相尋其糜潰滋深鮮遺燼亦知爲淪胥無日乃體仁並未聞有剿盪深謀轉指劇寇爲癬疥置隱憂于度外貢不復少具人心莊烈偏聽

全昌等不致戰我
大清兵下萬全左衛始班師。宗衡及全昌文詔皆坐遣戍。
以巡撫吳甡言。留全昌文詔爲援剿總兵。討流賊。

冬十一月。逮陳奇瑜下獄。以洪承疇代之。

給事中顧國寶御史傅永淳交章劾奇瑜受賄縱賊。詔錦衣官逮訊。而以洪承疇代。時賊已蔓延。不可撲滅。大學士溫體仁謂山西巡撫吳甡曰。流賊癬疥疾。不足憂也。奇瑜罪當死。有庇之者。未幾論戍邊。

賊自陝西出犯河南。

賊聚陝西。至二十餘萬。高迎祥李自成。蹂鞏昌平涼臨洮鳳翔諸府數十州縣。敗賀人龍張天禮軍。殺固原道

生奸尚加信倚崇禎十七年之間相更五十而體仁獨居位八年終致傾危莫挽亡國之君各賢其臣予觽仁又何貴焉

陸夢龍。賊陷隆德。夢龍帥遊擊賀其勳、都司石崇德禦之所將止三百餘人。被圍數重。賊矢石如雨。突圍不得出。夢龍大呼奮擊。手馘數人。與二將俱戰死。時隆德令費彥方。以城陷被執。不屈死。費彥方。字爾英浙江崇德人。

闖隴州四十餘日。洪承疇檄總兵左光先與人龍合擊。大破之。會朝廷命豫楚晉蜀兵四道入陝。迎祥自成遂竄入終南山。已而東出。陷靈寶氾水滎陽。時左良玉扼新安澠池。坐中自保。而賊傳其且至。乃移壁梅山。在開封府新鄭縣西北。溱水前。注見間。良玉實不至也。賊每營數萬。因糧宿飽。馬一日夜馳數百里。官軍饋餉不繼。且馬少。故多畏賊。良玉前在懷慶與督撫議不協。因是生心。緩追養寇。督撫檄調。亦不時應。

乙亥八年。春正月。詔洪承疇出潼關討賊。

賊聞承疇出關。大會于滎陽。老回回、曹操、革裏眼、左金

王改世王射塌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及高迎祥（李自成時尙與迎祥合）張獻忠共十三家七十二營議敵官軍未決李自成進曰匹夫猶奮況十萬衆乎官兵無能爲也宜分定所向利鈍聽之天皆曰善乃議革裏眼左金王當川湖兵橫天王混十萬當陝兵過天星扼河上綴河南兵迎祥獻忠及自成略東方老狪狪九條龍往來策應陝兵銳益以射塌天改世王所破城邑子女玉帛惟均衆如自成言始迎祥與獻忠並起比肩而自成乃迎祥支黨及是遂相頡頏與俱東掠江北兵單弱霍邱先陷（縣丞張有俊教諭倪可太訓導何炳若皆死）潁州繼之知州尹夢鰲（雲南太和人）通判趙士寬（字汝良掖縣人）皆拒賊不敵投水

死。夢鰲有膂力。賊登城上。夢鰲持大刀。殺賊數十。賊至益多。遂投城下烏龍潭死。弟姪七人從之。士寬于城陷後。率家衆巷戰。力竭。亦投烏龍潭死。妻李。攜三女登樓自焚。僕王丹亦罵賊死。致仕尚書張鶴鳴。及其弟副使鶴騰。子大同。一門皆死。賊執鶴鳴兄弟。而倒懸鶴鳴于樹。皆罵賊不絕口死。其他官紳士庶。死難者共一百三人。衛指揮李從師。王廷俊。千戶孫升。田三震。羅元慶。田得民。王之麟。及中書舍人田之穎。知縣劉道遠。光祿寺丞李生白。訓導丁嘉遇。舉人白精忠。郭三杰。諸生劉廷傳。廷石。韓光祖。及子定策。孫日曦。皆死之。有檀之槐者。護母柩不去。與賊格鬬。殺數人。被磔死。城中婦人殉節者。二十七人。烈女八人。一時忠烈稱獨盛。城破後。亦無一人向賊乞憐者。賊怒。遂屠之。

賊陷鳳陽。留守朱國相榆林衛人。等戰死。

先是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注見前。懼賊南下。請防護鳳

陽陵寢。不報。及是賊自壽州犯鳳陽。國相師指揮袁瑞徵呂承蔭等。以兵三千迎戰。頗有斬獲。俄賊數萬至。官軍敗。國相自刎死。餘皆陣歿。賊遂犯皇陵。大肆焚掠。知府顏容暄。推官萬文英死之。容暄。漳浦人。文英。南昌人。漕運都御史楊一鵬在淮安。遠不及救。帝聞變。素服避殿。逮一鵬下獄。棄市。賊合樂大飲。自成從獻忠求皇陵小閹善鼓吹者。獻忠不與。自成怒。偕迎祥西趨歸德。復謀入關。獻忠獨東。陷廬江。里居參政盧謙。命服危坐中門。賊至不動。遂殺之。舉人張受畢。尹周。亦皆不屈死。屠巢無爲潛山。太湖。知縣金應元自經死。訓導扈永寧亦死焉。宿松。

夏五月。吳宗達罷。

宗達在閣。值溫體仁專政。充位而已。及是乞歸。

六月。賊復走陝西。總兵官曹文詔戰死。

初洪承疇出關。至信陽。諸將畢會。賊見河南兵盛。復分路奔還陝西。張獻忠由英霍取道麻城入陝。會高迎祥李自成于鳳翔。與官軍遇。副將艾萬年柳國鎮等戰歿。文詔聞信。急詣承疇請行。承疇喜曰。非將軍不能滅此賊。顧吾兵已分。無可策應者。將軍行。吾將由涇陽趨淳化為後勁。文詔乃以三千人自寧州進。遇賊真寧（唐縣。今屬慶陽府。）之湫頭鎮。（在縣東。即九域志之顯聖鎮也。）從子變蛟先登。斬首五百。追三十里。文詔率步兵繼之。賊伏數萬騎合圍。矢蝟集。賊不知為文詔也。有小卒縛急。大呼曰。將軍救我。賊中叛卒識之。惎賊曰。此曹總兵也。賊喜。圍益急。文詔左

右跳盪手擊殺數十人轉鬬數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遊擊平安以下死者二十餘人賊乘勝掠地火照西安城中承疇力遮之涇陽三原間賊不得過文詔忠勇冠一時其死也賊中爲相慶帝聞之深爲痛悼賜祭葬世廕指揮僉事有司建祠春秋致祭　本朝賜專謚忠果

秋七月以文震孟張至發注見前並爲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震孟在講筵每因事規諫帝數逮繫大臣震孟講魯論君使臣以禮反覆陳說帝爲出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于獄帝嘗足加于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卽袖掩之徐爲引下賊焚鳳陽陵寢震孟歷陳致亂之源謂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

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又言陛下宜行撫綏實政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濬財之源毋徒竭澤而漁語多切中時弊至是帝將增置閣臣以翰林不習世務思用他官參之召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票擬震孟引疾不入至發所擬獨當帝特擢至發與震孟並入閣初至發由知縣行取授禮部主事累遷光祿卿精覈積弊多所釐正遂受帝知旋陞刑部右侍郎明代自世宗朝許讚後出外僚入閣自至發始

賊復東犯總兵官尤世威榆林衛人敗績

賊爲洪承疇所遮獻忠將由藍田走盧氏復扼于世威仍入商雒山中參將徐來朝所部三千人不肯入山大譟賊至來朝逃一軍盡殁世威軍暴露久大疫與賊戰

失利。敗走。賊遂出關分十三營東犯。惟高迎祥李自成

留陝西。事聞。命解世威任。後宣大總督盧象昇言。世威善撫士。曉軍機。徒以數千客旅久戍荒山。水土失調。疾疫大作。遂致失利。今當用兵時。棄之可惜。乃命赴象昇軍自效。

八月。以盧象昇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討流賊。

賊已蔓延半天下。洪承疇一人不能顧。乃擢象昇總理。承疇辦西北。象昇辦東南。尋進象昇兵部侍郎。加總督山西陝西。賜尚方劍。

九月。洪承疇破賊于渭南。

象昇既加總督。詔令督關外。而承疇督關中。時迎祥自成亦分兵。迎祥略武功扶風。以西自成略富平三原。以

東承疇遣將追自成小捷至醴泉賊將高傑米脂人通于自成妻邢氏邢氏趙武多智掌軍資每日支糧仗傑輒過氏營分合符驗氏偉傑貌與之私通懼誅挾之來降承疇復身追自成大戰渭南臨潼自成大敗東走迎祥亦屢敗東逾華陰南原絕嶺與自成偕出朱陽關左陝州盧氏縣西與獻忠合

王應熊罷

應熊爲楊一鵬所取士一鵬得罪言者并劾應熊遂引罪乞歸

冬十一月何吾騶文震孟罷

震孟與溫體仁不合給事中許譽卿以鳳陽皇陵被焚劾體仁誤國體仁憾甚會有劾譽卿爲人營求遷擢者

體仁擬旨斥譽卿爲民吾騶震孟力爭帝責二人徇私撓亂並罷之體仁忮橫而中阻深所欲推薦陰令人發端而已承其後欲排陷則故爲寛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爲之移初未嘗有迹

賊陷陝州攻洛陽

賊薄閿鄉左良玉祖寛禦之不克遂陷陝州攻洛陽良玉從巡撫陳必謙赴援獻忠走嵩縣迎祥自成走偃師鞏縣略魯山葉縣陷光州會象昇自湖廣帥師至合寛等擊敗之于確山

丙子 九年春正月盧象昇敗賊于滁州

是時賊勢猖獗諸將率畏懼不前象昇每慷慨灑泣激以忠義軍中嘗絶三日餉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

將士心。戰輒有功。時師次鳳陽。諸將來會。象昇乃上言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是爲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是爲危形。況請餉未敷。兵將從賊而爲寇。是八年來。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餉皆盜糧也。又言總督總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咸寧甘固之兵。屬總督。薊遼關寧之兵。屬總理。又言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一有賊警。即求援求調。不應則秦越也。分應之何以支持。又言。臺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一求全責備。雖有長材。從何展布。臣與督臣有剿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其言皆切中事宜。而朝廷不能盡用也。會迎祥圍盧州。不能破。分道陷含山和州。知州黎宏

業、訓導唐正諫、在籍御史馬如蛟、皆死之。宏業、順德人。如蛟、字騰仲、州人。進圍滁州。象昇聞警、即率總兵祖寬、遊擊羅岱軍、馳抵滁城下、鏖戰。賊大潰、追斬無數。伏屍蔽野。滁水赤流數里。賊乃趨鳳陽。圍壽州、突潁霍蕭碭靈璧虹、窺曹。總兵劉澤清曹州人。拒河、乃掠考城儀封而西。其犯亳者、折入歸德。永寧總兵官祖大樂邀擊之。賊乃北向開封。陳永福敗之朱仙鎮。賊遂走登封、與他賊合、分趨裕州南陽。象昇合寬大樂岱兵、大戰七頂山亦曰七峯山、在裕州北。殲自成精騎殆盡。

以前禮部侍郎林釬原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釬以忤魏忠賢去。忠賢誅、起官至禮部侍郎、謝病歸。至是與劉宗周同召見。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狀。宗周

明祚至此已非空談科目資格考選諸具文所能禦補萬一況啟新以武舉上書其疾視科目資格考選

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故有人而無人之用。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矣。

帝迂其言。命釬以原官入閣。

二月。山西饑。人相食。

寧夏兵亂。殺巡撫王楫。泰安州人。

寧夏兵苦饑。楫不能措餉。兵譟而殺之。副使丁啟睿永城人。捕斬首惡六人乃定。

以武舉陳啟新淮安人。爲給事中。

啟新上書言。天下有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弟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都御史。

而冀得一遑其自薦之私固不待智者而辨蓋由奸人逆窺莊烈之意以一時官寮積習中外迄無足倚之人因而緣人咎法謂一切取士程材都無實濟是以言者聽者猝如針芥之投迨至敗檢逃官爲此笑柄固自無足深責耳

秀才授尚書嘉靖時猶三途並用今惟一途一舉進士橫行放誕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敎官得爲之今惟用進士知縣監司郡守承奉不暇此行取考選之病也請停科目罷行取考選以除積弊蠲災傷田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便宜行事帝大悅擢吏科給事中朝士深惡之紛然論劾帝皆不聽後啟新以受賕匿喪削籍下撫按追贓竟逃去

三月賊高迎祥李自成復入陝

迎祥自成自敗于象昇後分部再入陝迎祥由鄖襄趨興安漢中自成由南山穿商雒走延綏犯鞏昌北境諸將左光先曹變蛟破之自成走環縣未幾官軍敗于羅

家山在興寧縣東盡亡士馬器仗總兵俞翀霄被執自成勢復振

夏四月我

太宗文皇帝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元年

我

太宗文皇帝纘承丕緒勵精圖治規模宏遠伐叛撫降平定察哈爾先是遼東有鶵鳩來集此鳥乃西北蒙古所產人皆謂蒙古歸順之兆既而我

大兵西征察哈爾至西喇珠爾格索諾木台吉等率衆請降遂進至林丹汗子額哲所居之托里圖按兵不動遣人往諭額哲之母遂偕其子舉國歸附并獲元代所遺傳國璽及薩哈勒察卦勒察尾爾喀呼爾哈暨蒙古各部落靡不懷德畏威稟承教令攻城畧地所向成功國勢滋隆人心嚮附諸貝勒大臣

等請上尊號

太宗文皇帝固辭不允。諸臣再三陳請。乃受

寬溫仁聖皇帝尊號。建國號曰大清。改元為崇德元年。時制度大備。營建天壇太廟。悉如典禮。復定宮殿名。正殿為崇政殿。後為清寧宮。臺東樓為翔鳳樓。臺西樓為飛鳳閣。大殿為篤恭殿。建制壯麗。規模宏遠。百司官舍。皆以次備列。一日

太宗御翔鳳樓。召諸王大臣入。令從官讀金世宗本紀。因諭之曰。金太祖太宗。法度詳明。可垂久遠。至熙宗赫拉及完顏亮之世。盡廢之。盤樂無度。效漢人之陋習。世宗即位。勤求治理。屢以無忘祖宗為訓。衣服言語。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雖垂訓如此。後世之君。漸至懈廢。忘其騎射。至于哀宗。國遂滅亡。乃知凡為君者。耽于酒色。未有不亡者也。爾等其謹識之。

罷錢士升。削御史詹爾選籍。字思吉。撫安人。

時溫體仁以刻覈導帝。士升獻四箴。大指謂寬以御眾。

令富戶報名輸官與鬻入國門何異當時貺田增賦方以峻令苛求小人希指生風逞敢以搜括之策肆行入告錢士升擬旨提問亦欲加懲創以警妄言耳乃莊烈覽疏既斥以沽名復聽其引退初不以括富為非故轉罪其言迨至國勢阽危尚不知為閭閻留一綫元氣非自促喪亡而何

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帝優旨報聞。而意不悅。有武生李璡者。請括江南富戶。令報名輸官。士升擬旨下刑部提問。上疏言。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資。未嘗無益于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秦晉楚豫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為難矣。帝報曰。即欲沽名。前疏已足。前疏謂四箴也。士升引罪乞罷。許之。爾選謂輔臣不當以進言去。因言帝行一切苟且之政。帝面加詰責。命錦衣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願陛下姑留臣言。以為他日思。帝大怒。諸臣力救。乃斥為民。

六月。林釬卒。以孔貞運池州建德人。賀逢聖字克繇江夏人。黃士俊廣東

順德人。鉉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逢聖性康靜。初官翰林。湖廣建魏忠賢生祠。或傳上梁文出逢聖手。忠賢詰謝。逢聖曰。無之。借衡陋習爾。翼日。遂削籍。帝即位召還。至是與貞運士俊俱入閣。三人皆不能有所匡益。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塞。

大清兵入喜峯口。巡關御史王肇坤。拒戰死。肇坤。字亦資。蘭谿人。由間道至昌平。總兵官巢丕昌降。督餉主事王桂。趙悅。署州事通判王禹佐。學正解懷亮。訓導常時光。守備咸貞吉。皆死之。王桂。黃岡人。遵下畿內州縣。下順義。知縣上官藎自縊。遊擊治國器。指揮蘇時雨。訓導陳所蘊。皆死之。下寶坻。知縣趙國鼎。與主簿樊樞。典史張六師。訓導趙士秀。同死。下定興。在籍太常少卿鹿善

欒不屈死。教諭熊嘉志亦死之。下安肅。知縣鄭延任與妻同殉。教諭耿三麟亦死之。上官藎字忠赤。曲沃人。趙國鼎。山西欒平人。熊嘉志。灤州人。鄭延任。臨淸人。耿三麟。靈壽人。乃詔諸鎭兵入援。給事中王家彥莆田人。以陵寢震驚。劾兵部尚書張鳳翼。鳳翼自請督師。命與中官羅惟寧宣大總督梁廷棟相犄角。然皆不敢戰。

陝西巡撫孫傳庭字伯雅。振武衛人。擊高迎祥于盩厔。擒之。送京師。伏誅。

傳庭代洪承疇爲巡撫。銳意滅賊。賊首整齊王據商雒。傳庭檄副將羅尚文擊斬之。又督賀人龍等。擒迎祥于黑水峪。一名芒谷。在盩厔縣東南。獻俘闕下。磔死。賊黨乃共推李自成爲闖王。

諭廷臣助餉。

未幾。又括勛戚文武諸臣馬。開銀鐵銅錫諸礦。

八月。唐王聿鍵太祖九世孫。起兵勤王。廢爲庶人。錮之。

先是流賊起。王蠲金築南陽城。又援潞藩例乞增兵三千人。不許。至是京師戒嚴。王倡義勤王。詔切責之。行至裕州與流賊遇。亡其內豎二人。事定。下部議。廢爲庶人。幽之鳳陽。

我

大清兵東歸。

九月。以盧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象昇奉詔入衛。至已解嚴。會梁廷棟卒。命代爲總督宣

大素苦缺餉象昇乃大興屯利行二年積穀至二十萬。

帝諭九邊奉以爲式。

冬十月削前工部侍郎劉宗周籍。

宗周累疏陳時政語多激切爲溫體仁所忌請告去至天津聞京師被兵留不行上疏極言體仁奸邪致刑政乖舛及宦官不宜總軍務凡數百言帝怒斥爲民



